

如何以我是太子妃但太子不爱我，写一个故事？

《太子妃恋爱秘籍》，已完结。

我叫宋鸢，当太子妃已有整整三年。

除了新婚当夜，我与太子赵子钦共度良宵外，三年里他没碰我过一次，嫁人简直就是嫁了个空气，这事若搁到别家姑娘身上，怕是早就愁到秃了。

最开始其实我也挺愁的，若是嫁给别人，我压力都没那么大，可偏偏嫁给了当朝太子，且不说宫规礼仪，才刚嫁过来，太子府的所有事务都落在了我的头上，太子府虽不比皇宫，但大小事全揉在一起也是够呛，以至于我曾一度认为赵子钦没有心，也因此埋怨了他好久。

在还未与太子成婚前，皇后曾私下召见过我。

她把我拉到身边，说了好些体己话，声音温温柔柔的，手心暖暖的，她说鸢儿是个好姑娘，若哪日受了欺负，就来找母后，母后为你做主。

我没娘，也从没体会过被娘亲护在手心里的感觉，听见皇后说的那些贴心话时，我心里是动容的，想着娘娘可真好，会把儿

媳当作女儿疼，比我在话本里看的恶婆婆要好上千倍百倍。

因此，在与赵子钦成婚一年后，我以太子冷落我为由找皇后诉苦，想让她关心关心我。哪知皇后听闻后，气得不行，当即下令将太子请来，还称要家法伺候。我一听怕事闹大了，赶紧拦住她，「母后，身为太子，必然要以天下社稷为重，是儿臣不体谅他，是儿臣不懂事。」

皇后闻言，更生气了，一掌拍在引枕上，「荒唐！他若这般忙，又何必娶妻？」

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，虽说我与赵子钦非两情相悦，但既然成了亲，我也想好好过日子，谁知他整日不是忙这个，就是忙那个，根本想不起来还有我这个妻子的存在。想到这，我心里真真涌上一抹委屈，眼里瞬间噙满泪，小声呢喃道：「父母之命，他怎敢违抗。」

也不知是不是我哭得太丑，皇后看着我的脸有一瞬间的扭曲，我忽然间明白为什么赵子钦不喜欢我了，当初新婚喜事，我就是这么一路哭着进的太子府，直到太子掀起我的盖头，我的眼泪才止住了，到现在我仍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：「我是娶了个小哭包？」

他一定是觉得我太丑了，别人娶的都是美娇妻，到他头上却是个又会哭又能吃的小媳妇，估计心里对我嫌弃得很，所以才一整年都不搭理我。

越想越委屈，我眼泪就像决了堤的洪水，怎么都止不住，就连皇后安慰我的话都听不进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突然冒出

一道声音，又清又冽，「怎么又哭了？」

许是哭懵了，在听到这句话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我受了委屈，难道你还不许我哭吗？

他后来说了什么我忘记了，我只记得他跪在皇后面前，挺直脊梁，任由长长的戒尺落在他身上，一声不吭。

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错，跟着浑身泛冷气的他回府后，我向他道歉，也想着好好照顾他，以此表示我的愧疚，但都被他拒绝了，还轻声轻语地同我说：「我刚坐上太子之位，手里压着的事太多，没法照顾到你，让你觉得委屈了，是我不对，但……」

他说到这顿住，抬手轻轻擦去我眼角挂着的一滴泪，「再给我点时间。」

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他人还不错，也信了他的话，可我以为他口中的「时间」不过几个月，再长也超不过一年，没想到这一等，就是两年后。

二

我与赵子钦能走到一起，全因我爹是手握兵符的大将军。他娶我为的是什么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

当皇上的好像总有点疑心病，我看过不少话本，里头的皇帝对将军都特别忌惮，怕功高盖主不说，更怕将军哪一日带兵造反，会夺了自己的帝位。

赵子钦的爹是不是这么想的，我猜不透，我只知道我爹是个忠臣良将，那些事断不可能出现在宋家的头上，就算老皇帝这么怀疑过宋家，但如今我嫁给了赵子钦，赵家也能安心了吧。

不过赵家是安心了，但我爹还是很不放心我，出嫁前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，说：「皇家多的是规矩，你性子又毛躁，说话做事前先想想后果，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没心没肺了。」

于是我用两年时间把事想明白了，过日子嘛，怎么过不是过，何必一颗心挂在他身上，吃喝玩睡，哪样不比一个男人强？

这话要是被我爹知道，估计他又要气得吐血了。

不过为了让他老人家放心，我这三年真的是兜着性子过的，把从前的坏毛病全改了，现在的我用简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——端庄娴静。

可惜这四个字很快就稀碎了一地。

前两天，我正打算出门溜达一圈，刚好赵子钦从外边回来了，还带着一个小小胖子，四五岁的模样，浑身圆滚滚，还穿金戴玉的，一看就知道不好惹。

作为他的妻子，见到这种场面，我本该和他大吵一架，或者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来逼问他究竟是与哪个女人生的孩子。但是吧，我没这么想，也没打算这么撒泼，甚至还有点兴奋。

我和赵子钦成亲也有三年了，但一直分房睡，也因此肚子空空，无货可装。

虽然皇后那边经常暗示我要主动示好，早点诞下一儿半女，好为赵家添香火、延子嗣，我原也是这么想的，但三年时间，什么想法都淡了。关键是我听闻女人生孩子就相当于半个身子踏进了棺材板，我可不想早早就见阎王，能不生那就最好别生。

赵子钦把这孩子抱来，帝后那就有了交代，我再也不用每次都为搪塞催生的事而想破脑袋了。

不过我还是得问问清楚的，这孩子的亲娘是哪位姑娘，无论她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我都愿意接纳，在这事上，我的心胸还是很阔的。

可这小家伙整天粘着赵子钦，我压根没机会问。

直到昨天，他抱着孩子回来时被我撞见，我一看那孩子趴在赵子钦肩上睡熟了，便一个箭步窜到他跟前，满脸好奇地问了他，不过我问得还是很婉转的，没直接问那位神秘姑娘是谁，而是问他这孩子真的是他的？

赵子钦也不避讳，直接回了一句，是。

虽然我也猜到了，但从他嘴里听到这个答案，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，赤裸裸的绿帽子啊！好歹夫妻一场，换谁谁受得了。

场面一度十分尴尬，我看看那孩子肉嘟嘟的脸，又看看赵子钦那张冷冰冰的脸，看着看着我就看出问题来了，这父子俩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啊？怎么看也不像是父子。

我当即想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说不定他也被人绿了，被蒙在鼓里还不自知，傻愣愣地给别人养孩子呢，这么一想，我郁闷的心情顿时消散不少。

我试图掩饰尴尬，于是扯了扯脸皮，露出一抹僵硬难看的笑，说：「儿子好，这样父皇母后也不会催咱俩生了，我还省了不少心。」

我越想越对，说着说着就想摸摸那只肉球以表感谢，可手都还没碰到呢，赵子钦一个侧身，我就扑了个空，小气。

赵子钦总是后知后觉，大概觉得自己的动作不太好，轻咳一声后解释道：「好不容易睡着，再弄醒就麻烦了。」

我努努嘴，矫揉造作地回了一句知道了，然后甩起头上的步摇珠钗，转身而去，留给他一抹帅气的背影。

三

我爱吃醉仙楼的八宝鸭，天天差人出去买，一天一只，不在话下。

如今不同了，那只肉球被赵子钦扔给了我，于是我每日的零嘴都得多备一份，可这段时间南边闹蝗灾，为赈济灾民，朝廷花了不少银子，分到各宫的例钱也少了许多，现在还得养只肉球，我的荷包只能认栽。

别的不说，这球浑身的肉真不是白长的，八宝鸭，我才吃了半只，剩下的全被他吃得一干二净。

我吃得不过瘾，还想差人去买，结果那小子直接来了句，「娘还是少吃点，爹爹不喜欢小胖妞。」

我当下就被气到，不是为后面半句话，赵子钦喜欢啥样我才不管，就前半句那个娘让我当场拍桌而起，「叫谁娘呢？你可不是我生的。」

大概是我说话太大声，脾气又躁了些，吓得小家伙那双圆溜溜的眼珠子直接蒙上了一层雾气，我察觉不对劲，赶紧坐下来，拍拍他的小脑袋，努力放柔声调，「别哭别哭，娘错了，娘给你买好多好吃的。」

嘿，这招还管用，小子立马喜笑颜开，水灵灵的眼睛直接笑成月牙，还牵起我的手，非要拉钩作证。

「娘要说话算数！」

「……」

四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我叫赵景煜，爹爹取的名字。」

「赵景煜，你可不能再叫我娘了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叫我娘？」

「爹爹让我喊的，你不喜欢吗？」

对话到这，我没法回答他了，因为这小子又开始扮可怜，嘟起嘴来，一副欲哭不哭的样子，我心一下就软了，叹了口气后说：「小家伙，我不是你亲娘，现在你这么叫我没关系，等哪天你亲娘回来，你就不能这么叫我了，知道吗？」

我也不知道这话哪说重了，明明我已经尽可能地温柔，可赵景煜一下就抽噎起来，眼泪花立马蹦出眼眶。

「你哭什么？」

「我没娘。」赵景煜用他的小奶音哭喊着，才喊了三个字，又停了下来，红着眼定睛看我，「爹说你是我娘，你就是我娘。」

行吧，我说不过他，只能由着他去，我总不能跟一个毛孩子过不去吧！

五

赵景煜现在越来越粘我，嘴边除了吃的就是一声声的娘，我受不了，必须得找赵子钦谈谈这件事。

可赵子钦这段时间总是神龙不见首尾的，似乎忙得很，我想逮住他都花了好一番力气。

好不容易在书房逮到他，我直接窜进去，一把将他手里的毛笔抢过，重重拍在桌上，笔尖上的墨甩了一袖子。

「做什么？」他问。

「你的宝贝儿子丢给我养，几个意思？」

赵子钦有些不满我干扰他做事，微微皱起眉，重新取来一支笔，蘸着墨又埋头写着，得空才回了一句，「他既喊你一声娘，那你养他也不为过吧？」

「什么狗屁话？」我气不过，又把他的笔抢过来，「那全天下的小孩都喊我娘，我都得养呗！都不是我肚子里蹦出来的，还想我替别人养他到大吗？」

「再说了，他瞎叫我娘还不是你教的？」

被我这么一搅乱，赵子钦也没心思做事了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抬眼瞧着我，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，「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想要一个从你肚子里蹦出来的孩子？」

「……」

我怀疑他这段时间脑子被驴踢了，我哪句话是这个意思了？

怒火顿时烧到胸口，再烧到脸上，我冲他吼道：「你放屁！」

赵子钦一下笑开了，眼睛带着嘴一块弯了起来，我觉得这抹笑是赤裸裸的嘲笑，笑我说不过他而恼羞成怒的模样。

「太……太子爷。」

突然门口传来一道惊诧的声音，我转头看去，李侍卫就立在那，一脚在门槛里，一脚在门槛外，不知是进还是不进。

很明显，我刚刚那句话被李侍卫听了个一清二楚，我平日里攒的温柔形象顿时崩塌，碎得一塌糊涂。

我真是又气又恼，狠狠地睨了赵子钦一眼，咬牙切齿地放下最后一句狠话，「谁爱养谁养，老娘不管了。」

六

其实我说不管是气话，养孩子虽然又苦又累还费钱，但有些时候孩子也是可爱有趣的。

比如现在，赵景煜说想掏鸟窝，我就带他到后院去，挑了一棵看着比较壮实的树，便让他爬去了。

赵景煜那肥肥胖胖的小身子，爬起来吃力得很，白嫩的小爪子用力抓着树皮，一点点地往上挪，挪了没多少距离又滑下来，重复几次后竟一半都没爬到。

小家伙委屈极了，转头泪眼蒙眬地对我说：「娘，我爬不上去。」

「没……没事。」我看他那副模样，差点就要说出没用两字，还好我及时把住嘴门，才没蹦出那个字，打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，可不是当娘的会做的事。

我撸起袖子，决定好好教教他，「你看娘怎么爬，学着啊！」

赵景煜点点小脑袋，直接从树上滑下来，还摔了一屁股，可他也沒喊疼，就这么坐在草地上仰头看着我。

我说干就干，双手双脚攀上树干，左一下右一下很快就爬上树，我四下看了眼，没瞧见什么鸟窝，倒是看见几个小小的不知名绿果子，其实想想也是，这种矮树哪会有鸟做窝呢？

待在东宫三载，我难得干些出格的事，打从嫁给赵子钦起他们就告诉我，端庄温婉才是太子妃该有的样子。

因此我便收起从前的野性子，佯装出所有人希望的模样，可此时，我却像个孩子一般上蹿下跳，仿若又回到还是宋家二小姐的时候，那时的我，我爹都拿我没办法，我曾以为自己会那么天真烂漫地过一辈子，却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入东宫，被磨平了性子。

我抬头看看天，茂密的叶子层层交叠，透过那苍翠欲滴的叶片间，我瞧见了一片澄澈如琉璃般的天，干净又漂亮，我似乎好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天空了。

这树不高，我爬到顶挺轻松的，但在赵景煜的眼里就不一样了，他坐在地上高兴极了，高高举起手挥向我，嘴里还不忘夸我厉害。

我这人吧，就是听不得夸奖，一说好听的，我就容易飘，于是我转过头，对着赵景煜一笑，「你娘我厉害的可不止这点呢！」

赵景煜立马站了起来，双手大张，仰头对我说：「娘你快下来，小煜接着你，不会让你摔疼的。」

这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，算这小子有良心会疼人，我的银钱也没白花。我目测了一下高度，本来想着帅气地跳下去，让赵景煜再夸上几句，可这高度爬起来简单，往下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想了想，我还是原路爬回去吧，正当我小心翼翼地往下挪时，冷不防被身后的声音吓了一跳。

「没想到你还有这爱好。」赵子钦贱兮兮说道。

我脚一滑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

「娘！」赵景煜大叫一声，连忙冲我跑来，见我疼得龇牙咧嘴，一把抱住我又哭了，「小煜给你吹吹就不疼了。」

我安慰他，一边忍痛，一边还得给他擦鼻涕眼泪，我实在怀疑这小子是水做的，不然眼泪怎么说来就来。

赵子钦慢悠悠地靠近我，他身材修长，立在我面前，直接挡住了一片光，我抬头瞥了他一眼，嘟囔一声，「来了也不让人通报一声，害我摔成这样。」

回应我的是一声笑，轻飘飘的，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，可当我满脸疑惑地看向赵子钦时，发现一抹淡淡的笑就挂在他的脸上，我又想到那天在他书房里和他说的话，脸一下不受控地红了。

赵子钦弯下腰一手扶起我，又见我做贼心虚似的回避他的目光，就问：「你脸红什么？」

「你才脸红，你全家都脸红！」

七

这段时间我的耳根子清静了不少，原因是赵子钦给小家伙找了位先生，说是柳太傅的长子，文采卓然且文质彬彬的，教起书来很有一套。

于是乎，赵景煜开始了起得比我早睡得比我晚的日子，白日里去柳府上课，晚上又被赵子钦拉到书房教训，苦不堪言。

侍女递来菜谱，让我看看今晚想吃些什么，我随便一瞄，胡乱点了几个菜，说实话，府里厨子做的菜不太合我意，也不是难吃，就是总觉得没外边酒楼里的香。

唉，我又想吃八宝鸭了，一丢菜谱，赶忙叫人去买，顺便带几串糖葫芦回来。

小家伙前段时间就同我嚷着要吃糖葫芦，但因他得虫牙的缘故没答应。这几日没见到他还怪想的，我想着干脆晚上带着糖葫芦过去瞧瞧，好给他的苦日子添点甜头。

正当我想着，一道特别奶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还惨兮兮地叫着娘。

我听这声不太对，赶紧起身走到外边，人都还没看清，一团肉球就直接扑到我的大腿上。

「娘……」

我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」我蹲下身抱抱他，看他这副模样，难免有些心疼。

赵景煜抽抽噎噎地伸出手来，「爹打我！」

我拉过他的手一瞧，软乎乎的小手肿得不成样子，估计拿戒尺打的，他这个当爹的还真下得了狠心。

打孩子这事我挺气不过的，当即要抱着他去找赵子钦算账，就连骂赵子钦的话我都想好了。

「太子爷！」

几道齐亮的恭迎声骤然响起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一眼看去，赵子钦正满脸怒意朝我走来，确切地说应该是朝赵景煜走来。

我见情况不太妙，忙将小胖子放下，把他护在身后，恶狠狠地警告赵子钦道：「我的地盘，你别想动他。」

可赵子钦一点也不想搭理我，绕过我二话不说掀起赵景煜的衣领，提到自己跟前。

「娘，救我。」赵景煜哭花了脸，双手扑腾着，想我拉他一把。

我心软，一把拽住赵景煜的手，双方僵持着，我问赵子钦：

「你打他作甚？犯了什么错要打成这样？」

「他今天逃学就算了，还把先生赠的书给烧了，那本书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本。」赵子钦恨铁不成钢地骂道，「天天想着吃想着玩，往后成不了大器。」

「……」

其实我理解赵景煜，毕竟我在他这个年纪也只想着吃玩，但赵子钦也没错，肚子里没点墨水，往后入政怎能立足。

在这件事上，我觉得有必要和赵子钦统一战线，否则不明是非的就是我了，可就当我刚想撒手，让赵子钦好好教训一番胖团子，没想到啊没想到！

「我看他这样就是给你宠出来的。」

以前怎么没发现，他嘴里就说不出一句好话？

呸，几个意思啊，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？

「嫌我不会养孩子，你自己养呗！」气死老娘了，「天天见不到人影的，就一张嘴会叭叭叭，你那么能当初丢给我干什么？」

「赵子钦，你没良心！」

骂着骂着，我就觉得委屈，心里憋屈得很，我这人又有点小毛病，一旦受了委屈，眼泪流的比说话还快，才几句话的工夫，

我就泪如雨下，还是在众多侍从面前，一点面子也没有，不过赵子钦也被我骂得脸一阵青一阵白，谁也不比谁好。

「我当初就不该嫁给你，要是我早早跑了，远走高飞，如今哪会受你的气。」

我一边哭一边说，眼睛都快要看不清赵子钦的脸了，突然听见一道急匆匆的声音闯进来。

「太子妃，八宝鸭来了，还……还有……糖葫芦。」

我的八宝鸭不香了，糖葫芦也不甜了，我的日子太苦了，都是赵子钦这个狗男人的错。

八

最后，那天的吵架以我叼着糖葫芦哭唧唧地跑回屋结束。

我一生起气就容易胡言乱语，脑子里想到什么骂什么，根本没顾赵子钦的面子，在看到他的脸逐渐转青时，我以为自己吵赢了，可当侍从抱着满怀的零嘴过来时，赵子钦倏地笑了起来，那张青脸转瞬就没了。

然后，他张嘴说：「看来我是娶了位能说会道，还能吃的娘子。」

说完拿过糖葫芦自己先尝了一口，然后又塞进我的嘴里，沾了糖浆的嘴靠近我的耳郭，呼出的气息激得我浑身一颤，只听他轻轻道：「真甜。」

这种事你说我能不跑吗？要是再不跑，我一张涨成猪肝色的脸，怕是又要被某人笑话了。

事后我越想越气，你说我跑什么呢？我就应该当即把他舔过的糖葫芦摔到地上，再义正词严地告诉他，别耍花样，这事，咱俩没完！！

谁知这两天，我想找他算账都找不到人，翻遍整个太子府，连人影都看不到，抓了几个人问也问不出点东西，气得我把自己闷在屋里狂吃，能吃怎么了？看我不把你给吃垮喽！

不过我也只是嘴上说说，毕竟吃垮他对我没一点好处，何必自讨苦吃。

很快，还不等我消气，我与他吵架一事，便传进了皇后的耳朵里，于是乎，我被召进宫，美其名曰与皇后娘娘「谈谈心」。

此刻，我在长春宫里正襟危坐，面对皇后娘娘亲切的询问，尚能一一应对，几番对话下来，她终于问到了点子上。

「我听说，你和钦儿为了那个孩子的事吵架了？」

我微垂着眉眼不敢看她，没回话，但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她答案，我眨巴眨巴眼，努力挤出点泪来，再捏着锦帕慢慢往眼角上擦拭。

皇后娘娘见我这副模样，心下了然，叹了口气道：「钦儿这么做确实不对，但说的都是气话，你也别太放在心上，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骂他几句，这事就算过了。」

话是这么说，可我心里明白皇后想听的是什麼，于是咬牙缓缓道：「臣妾也有错，未能好好教养太孙。」

皇后娘娘这才露出一抹笑，抬手招我到她身边，牵起我的手宽慰道：「母后知道你是好孩子，夫妻之间就该和睦才是。」

我点点头乖巧地应了一声，是。

「往后姐妹一多，你当太子妃的，也要贤良大度些。」皇后看着我，惑人的眼里多了其他的意味。

她柔软的指腹一下又一下地抚着我的手背，我觉得我是明白她的意思的。

在东宫寂寥了三年，我想多些姐妹兴许也不错，闲来无事的时候，好歹有个说话的人。

而且赵子钦这厮是得来个人好好管教一下了。

九

进宫一趟，让我对赵子钦的气消了。

所以在他拎着一篮子零嘴来找我时，我没赶他出去，反倒热情地将他迎进来，十分自然地接过那一篮道歉礼，「哎呀，都老夫老妻的客气什麼。」

赵子钦一脸诧异，似乎不敢相信我的态度转变，他瘦长的手指直接贴上我的额头，满面疑惑道：「没事吧？」

我一把拍掉他的猪蹄子，就是欠骂，对他好一点，他还觉得我有病。

「你说你三年了，都没纳个妾，父皇母后都着急……」话到一半，我觉得不能再说下去了，赵子钦那双深沉阴鸷的眼，把我看得浑身发毛。

他往前移了两步，目光紧锁在我脸上，冷冷道：「纳妾？」

「嗯……对啊！」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靠近我竟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连忙倒退几步，谁曾想他又靠近了几步。

我纳闷了，大下午的不热吗？非得靠这么近说话？于是我一把将他推开，「好好说话，贴那么近想热死谁？」

「我问你，纳妾是你的主意，还是母后的主意？」赵子钦认真了起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，「若是母后让你说的，我不纳。」

「别啊！」我着急了，虽然皇后也只是提了一嘴，但我觉得纳妾还是挺不错的，到时候一群女人围着他转，他自然就没功夫找我的茬了。

赵子钦转身就要走，我赶紧堵住他的去路，指了指自己，「我的意思，纳妾是我的意思，人多热闹些不是吗？」

他停住脚步，如夜色般沉的眸子上下打量我一眼，最后直直对上我飘虚的眼，似笑非笑地说：「那好啊！」

赵子钦的个头比我高上许多，他说那句话时微微俯下身，眼眸贴得更近一步，我没敢对上他的视线，偏过头去，却听见他冷

冷一声。

「那便有劳太子妃了。」

这话听着不像好话，但我也勉强一笑，道：「不必客气。」

十

可后来还不等我动手张罗，赵子钦就干了件震惊整个后宫的事。

他居然往长春宫送了位姑娘，我觉得他脑子多半有点问题，否则正常人怎么会这么干？若真不愿意纳妾，我也不是蛮不讲理的，好好商量一下就行，给皇后送姑娘是怎么想的？

这事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不用想也知道，于是，我又被皇后请进宫了。

当我踏进长春宫时，皇后就坐在案前，手捻佛珠，闭眼轻声念着经文。宫女将我领进门后，所有内侍都心照不宣地离开，整座长春宫便只剩我和皇后，不，还有一个跪在案前的女子。

她俯首，额头贴紧地面，瘦弱的双肩不住地颤抖，我猜，这位便是赵子钦送来的姑娘吧！

「母后，这位是？」我装傻充愣，「犯什么错了？怎么吓成这样？」

皇后闻言缓缓睁眼，视线冰冷冷，先是落在我身上，再移到跪地的女子身上，沉声道：「抬起头来，让太子妃瞧瞧。」

那女子冷不防听见皇后开口，浑身一震，而后才慢慢抬起头。她有一双水灵灵的眼，像鹿眼般又纯又干净，瞧了几眼后，我隐约觉得她有些眼熟，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在哪见过。

皇后问：「太子妃可认得此人？」

我晃晃脑袋表示不认识，但也有可能以前见过，只不过让我给忘了，我正想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可嘴都还没张，皇后便将她屏退下去，随后又同我道：「无论你认不认得，太子既然做了这么一桩『好事』，母后就有必要提点你一句。」

我微微垂首，做好听训的准备，可皇后却忽然顿住，好半晌都没再开口，我颇为纳闷，偷偷抬眼看她，只见她细长的眼睫微垂，烛光淡淡映在她脸上，将方才的凌厉削减了大半，她情绪陡然低落了许多，也是鬼使神差，我见此问了一句：「母后是怎么了？」

皇后张了张嘴，声音又轻又淡，「你不认识也好，那些旧事，不提也罢。」

我不明白她的意思，但还是闭嘴听她继续说下去。

皇后抬眸看着我，朱唇微微蠕动几分，又说：「我并非太子生母，他虽喊我一声母后，但我知道其中有多少不甘，可那又如何，我乃一国之母，他再不甘不愿，也不得不认这个道理。」

话题转得飞快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什么旧事，什么不甘，统统一齐涌入脑中，思绪顿时杂乱如糍糊。

我不自主地捏着衣角，想问她为何要如此说，可皇后忽然敛起神色，沉声道：「你要记住，孩子总归是亲生的好。」

不过片刻，皇后转而又说：「人心谁也摸不透，你现在对那赵景煜有多好，将来若你自己有了孩子，势必会闹出大错。」

「这皇宫里，最不缺的就是争斗。」

听到这，我想装糊涂，可她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告诉我：亲缘关系比起任何一切都重要。

赵子钦并非皇后所生，自他的生母德妃于十三年前病逝后，他便交由皇后抚养。

这事如今也算宫闱秘闻了，但刚嫁过来时，我看见赵子钦房中挂着一幅女子画像，曾问过他那是谁，他说那是他早逝的生母，在这事上赵子钦没瞒我，可除此之外也没多余的解释了。

当时我还想着大概是提到他的伤心事，所以他才不愿同我多讲，便也没多问，可现在听皇后的意思，赵子钦与皇后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和洽。

走出长春宫时，我整个人还是蒙的，直到迎面撞上人，才回过神来。

「太子妃恕罪！」

我还没说话，那人立马跪了下去，不住地向我磕头求饶。

我低头看她，竟是那位被赵子钦送来的女子，我让她起身，她却不肯起，非说自己犯了大错。忽然间，我想起在长春宫，皇后还问我是否认识她，其中定有什么意思，于是我让她再次抬头。

她乖乖照做，怯懦地抬起头，眼神躲闪，似乎对我害怕极了，可这一刻，我脑中的记忆一下翻涌而出。

她竟如此像赵子钦房中那副画像上的女子——德妃关华琅。

皇后养了赵子钦十三年，亲缘关系在时间面前早该磨平了，过去赵子钦叫的每一声母后都在提醒所有人，她才是当朝太子的亲娘，而德妃又还有几人记得？就连我也时常想不起来，可现在，被送进长春宫的姑娘，实实在在给了皇后当头一棒，这是在告诉她，赵子钦骨子流的血，永远都不会是她的。

十一

宫墙里总是有说不清道不完的事，关于德妃与皇后，我没多问，也没打算问。

要说不好奇那是假话，可十三年过去了，当中的真假谁能说清，信一些真假参半的话，往后说话做事都得提着心，倒不如装傻充愣，活个轻松自在。

就像现在赵子钦把我堵在屋里，说我偷懒，原定的纳妾一事迟迟还不动手，再晚一步，那些好姑娘怕是都嫁给别人了。

这把我气得抡起手里的帕子朝他砸去，轻飘飘地拍在他脸上，再缓缓落下，帕子后面俨然露出一张笑意盛浓的脸。

「笑什么？既然你这么想纳妾，那我问你的时候你装什么？才过了多久就给我摆出两副面孔了？」

赵子钦脸皮贼厚，我这么骂他，他也不生气，而是向我靠近一步，我下意识往后退，谁料他又往前，逼得我无路可退后，他微微弯下身，带笑的俊脸瞬间放大在我眼前。

「你……」我张嘴想问他干什么，可才说了个你字，就听见他笑道：「吃醋了？」

我吃醋？呵，他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孩子我都没说什么，还吃醋？

「想多了吧你！」我怒道，脸上又烧起来，「你就算纳一百个妾我都不会吃醋，不仅如此，还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。」

赵子钦脸上挂的笑忽地就掉下来，板着脸质问我：「真不会？」

我果断点头，还笑话他，「咱俩成亲三年，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？」

这话吧，本来是想讽刺我与他的关系的，但一说完，我心里其实也不太好受，世间夫妻哪有像我们这般奇葩的，除了吃饭在一张桌上，其他时候都挨不上边，说不上几句话，如今还是因为有了赵景煜，才稍稍变得不一样了。

思及此，我觉得有必要趁此机会和他好好谈谈了，本想说得委婉些，但好像没这个必要，于是道：「你是不近女色吗？还是断……」

我话刚出口，就看见赵子钦脸蹭一下涨得通红，那断袖的袖字还没念出来，他咬着牙恶狠狠地说了又清又响的两个字，「不！是！」

紧接着又是噼里啪啦一通骂，我捂起耳朵不堪忍受，直到他沉下气说：「这三年冷落你，是我不对，但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。」

这承诺听着很悦耳，两年前他也说过，可让我怎么信？何况我也习惯了这种日子，他现在想弥补，还得问问我同不同意。

我很不客气地回他：「这话你最好咽回去，当我还是小姑娘好骗？老娘可不信。」

赵子钦闭了嘴，目光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个遍，忽而笑起来，嘴角上扬，眼睛也弯起来，「那就试试看？」

「试什么？」我装傻，「试试你是不是断袖？」

他这下真真被我气到，一甩衣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嘿，怎么这么不经逗呢！

十二

赵子钦亲口说要纳妾，我也不含糊，亲力亲为，绝对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可不料，这事想着简单，实则做起来难，为此我差点愁秃了。

消息散出去已经好几天了，谁知还没到纳选，先交上来的花名册里，竟一个女儿郎都没有。

我深觉奇怪，虽说赵子钦脾气有时蛮怪的，但好歹也是太子，模样又佳，怎么一个愿意嫁的都没有？

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要进宫一趟，虽说前些日子，皇后与赵子钦发生了不太愉快的事，但纳妾这事也是皇后提的，不管有没有结果，总归要让她知道的。

于是我拿着花名册直奔长春宫去，想以现实告诉皇后，不是我不愿意干这活，而是赵子钦不行，不讨姑娘们喜欢。

可刚到长春宫，我就发现一向大开的朱门今日却紧锁着，门口守着的两位公公见我来了，规矩地行了礼，可等我想进去时，却被他们拦下。

「太子妃，皇后娘娘今日不见客。」

「不见客？为何？」

「娘娘近几日身子不太好，太医嘱咐需卧榻歇息，静养几日。」

这种话，就凭我这聪明的小脑瓜会信？我看起来像是这么好骗的？明明前几日我进宫，皇后看起来面色红润，气色极佳，生病？怕是生了富贵病哦？

但我没戳穿，毕竟做人留一线事后好相见，我只好装模作样地皱起眉，面色凝重道：「好端端的怎么就病了？臣妾本想着过来给母后解解闷，既如此，臣妾便不打扰母后养身体了。」

我赶快打住，生怕自己演起戏来收不住，于是说完这番话后，不待公公们安慰我，直接将手中的花名册塞进他们的手里，告诉他们：「还劳烦公公将此名册交至母后手里。」

公公看了一眼册子后道：「太子妃一片孝心，奴才定会转告皇后娘娘。」

唉，看到公公们如此懂事，我就放心了。

今日算是白跑一趟了，我想着既然出门了，那待会儿便去茶馆里听听书，再去西边的陈掌柜那挑几件首饰，听说最近入了批东洋来的新货。

可轿辇才走至转角，我便听见那扇朱门缓缓而开的声音，我把轿夫喊停，连忙趴到墙角，往长春宫望去。

那一幕，我怕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长春宫里走出两位公公，一前一后脚步极快，他们抬着一副担架，还盖着长长的白布，我仔细瞧着那掩在布下的是什么东西，原本还未看清是什么，下一秒，一只手直接从白布下垂挂

下来，指尖甚至带着艳红的血，我立马明白那是什么，于是当场就吓得尖叫起来，幸好，关键时刻被人一把捂住了嘴，才没惊动他们。

连带着一起捂住的是我的眼，温热的掌心盖着我瞪圆的眼，眼前黑得太快，我甚至都来不及反应。

「别怕。」赵子钦声音就在我耳边，鼻息喷吐在我的耳郭上，这就像是枚定心丸，我狂跳不止的心被他的一句话平定了下来，他安慰道：「我们回家。」

我说不了话，只能呆滞地点点头，难得乖巧地由他牵着回了太子府。

直到回了府，我整个人才稍稍缓过神来，深吸一口气后，我面对赵子钦，认认真真道了一次谢。

「今日多谢你了。」

可赵子钦笑了一声，低下头看着我的眼，说：「都老夫老妻了，客气什么？」

「……」

我实在没有心思和他贫嘴，转身就要回屋，却发现走不动路，一回头视线便落在我与他交握的手上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居然和赵子钦牵了一路的手。

我摇摇头，又甩了甩手，抬眼警告他，道：「我劝你最好现在放手。」

赵子钦却像个孩子似的歪起脑袋，将手抬起后又松开他的五指，冲我一挑眉，说：「是谁不放手？嗯？」

我落荒而逃了，那颗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，再一次狂跳，甚至比之前跳得还要厉害。

「我居然吃了他的豆腐，不对，应该是他吃了我的豆腐才对。」

我抚了抚胸口，告诉自己：「意外意外，这就是个意外而已。」

十三

自从那天过后，赵子钦天天跑到我屋来，也将赵景煜一并带了过来，说是儿子想我了，天天闹着要过来看我，我想了想确实有这个可能。

我在床上瘫了一整日，闭上眼就想起那张惨白的裹尸布，困意全无，连带着胃口也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即便赵景煜这小子捧着八宝鸭到我床头，我也兴致缺缺。

「娘，你怎么了？」赵景煜嘟起嘴看我，满脸的忧心。

我捏捏他肉嘟嘟的脸蛋，说：「娘遇见糟心的事，心里难受。」

他奶声奶气地「啊」了一声，接着爬上我的床，凑到我耳边小声问：「是不是爹也打你了？爹爹打我的时候，我就不开心，心里特别难过。」

我被他逗笑了，「这么怕爹爹？那你怕不怕娘？」

他晃晃小脑袋，说：「娘最好了。」

我将他抱在怀里，缓缓拍着他的背，轻轻说：「那小煜今天就陪陪娘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

小孩子入睡总是极快的，没过多久，他就睡熟了，呼吸声又轻又浅，我看着他的脸，忽然觉得这是难得的安宁。

赵子钦一直坐在不远的茶桌前，喝着一杯又一杯的碧螺春，手里还不忘读着兵法国论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下的，我一抬眼就对上他的视线，又深又沉。

他问我：「喜欢孩子？」

我一愣，没想到他突然会问这个，但还是想了一下，然后回他：「以前觉得孩子太麻烦，我的心也就那么点大，全都扑到孩子身上，最后留给我自己的，还能有多少呢？」

赵子钦没说话，我轻轻抚了小家伙的脑袋，笑着道：「现在我倒是喜欢这个孩子，人嘛，都是会变的。」

「你确实是变得不一样了，刚嫁过来的时候，你哪像现在愿意与我多说话。」

「那时候你天天四处赶，人都见不到几次，能和你说什么？难不成逮住你，和你侃侃而谈治国之道？」

赵子钦笑了，放下手里的书，「我一心在朝政，遇到难以解决的事，听听太子妃的意见，也未尝不可。」

我睨了他一眼，若是我参论国事，被皇帝知道了，怕是皮都要被扒没了。

不知是不是被我们吵醒了，赵景煜扭扭身子，嚅嚅一声，我赶紧冲赵子钦噓了一声，还好，他翻了个身后，又沉沉睡去。

我忽然想起一个事，而且这事已缠了我好长时间，干脆趁着今日问个一清二楚，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床，坐到赵子钦的身边，盯着他的眼，十分严肃地问：「你跟我说实话，赵景煜真是你的孩子？」

这一问倒真把他问愣了，简直可以说是灵魂一滞，就连我也心下一紧，面对我审视的目光，良久，他才开口道：「不是亲生，但我也会当作亲生的。」

「你骗我！」我坐不住了，「我原先问过你，你自己亲口说的是！」
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，甚至还松了一口气，但我不能接受他骗我这件事。

赵子钦拉着我坐回椅子上，眼睛往床上一瞟示意我轻些，解释道：「他是我故人的孩子，那时我还不是太子，却遭刺杀，险些被奸人所害，是那位故人以命相救，我才有今日……」

他说到这顿住，大约是想起旧事，心里不免难受起来，待整理好情绪后才继续，「我答应他要照顾好他的妻儿，谁想他的妻子在生完景煜后便追他而去了，独留这个孩子一人在世上，我虽年少懵懂，但也知道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他们没了我更要好好待景煜，将景煜养大成人才是对他们二人最好的报答，于是暗地里将景煜养在南苑，差人照顾他。」

「后来我成了太子，更是到了众矢之的地步，但遇刺的事我不能说，就连这个孩子我也只能先偷偷藏着，这背后牵涉到的人太复杂，在未能坐稳这个太子之位前，我不敢告诉任何人。」

我皱起眉，不是不相信他的话，而是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曾说的没娘竟是真的，也没想到赵子钦竟遭遇过我想都不敢想的事，太子之位难当亦难做，为了权，明争暗斗是必然的事，但谋杀皇子如此胆大妄为的事，我实在想不出谁能有这般胆子？

「那如今你怎么敢接到府上了？」

他微微颌首，温厚的手掌握住我的手，目光紧紧攀在我们交叠的手上，轻轻笑出声来，「因为现在，我没什么可怕的，无论什么，我都能牢牢抓住不放了。」

我觉得他的话有别的意味，但我没去想，想与不想有时并没有区别，我只要过好当下就够了。

十四

纳妾之事，暂时被搁置在一旁，皇后也没再召我进宫，那件事我也试着淡忘，而赵子钦这厮，又开始埋头苦干的日子了。

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平淡如水，还闲得蛋疼。

陈掌柜又托人递话来了，说店里到了好多新货，想让我去瞧瞧。

顺便宰我一顿。

其实陈掌柜店里的东西与宫里的珠宝玉器实在不能相提并论，但他胜在种类多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，而我就乐意看这些没见过的玩意儿，买不买倒是另一回事，摸总是要摸上一摸的。

我没坐轿子去，带着几个侍从，就风风火火地出了太子府。

但上了街后，我隐隐觉得不对劲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畏惧，仿佛我就是只豺狼虎豹，能咬得他们骨头都不剩。

我偷偷问身边的侍从，为什么大家这么看我，可他们只会摇摇头，一句不知道直接堵住我的嘴。

我只能一边后悔没坐轿子，一边加紧了脚步往陈掌柜那赶去。

刚到铺子门口，我就看见陈掌柜眼睛亮了。

他热情地将我迎进门，我还没坐稳，就捧来一个四四方方的锦盒，还露出一抹奸商常有的笑，说：「太子妃，这可是个宝贝啊！」

我勾勾手示意他打开，他却神秘兮兮地对我卖了个关子，道：「这可是小人前些日子去丹尤特地淘来的，不知太子妃……」

话都不用说完，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心虚地低声道：「我像是缺钱的吗？」

「那是那是！」

那锦盒缓缓打开，素白的绸布上躺着一块镶了金边的黑色珠子，我拿起来一看，那珠子似玉却又不像玉，通体漆黑，圆滑的表面还镀着一道道的金丝，做工精细，我左瞧瞧右看看，觉得确实是个好东西。

「可别是哪来的不干净的东西。」我将它原封不动地放回锦盒中，假意不喜欢，做买卖就讲究个迂回之道。

「哎哟，太子妃！」他急了，赶紧解释道，「哪敢啊，这可是小人正儿八经找来的，从……」

他巴拉巴拉解释了大半天，就是没说到点子上，我听得烦了，一伸手，打住他的话，「直说吧，多少银子？」

他乐了，伸出一根指头，「一百两。」

我立马转身走人。

「八十。」

我没理他，快走到门口时，他慌忙道：「五十，太子妃，不能再低了。」

行，这还能勉强谈谈，我折身回去，又拿起那颗珠子，问他：「能镶成坠饰吗？」

他连忙点头，生怕我这个肥羊又跑了。

这珠子其实买来也没什么用途，但通体漆黑的珠子实在少见，而且，我一看见这颗珠子就想到了赵子钦，给他戴兴许还挺合适。

我简单描述了想要的样式，吩咐他做好了就送到府上。他一边记着我的要求，一边给我打包票，让我绝对放心。

我刚准备回府，又想到来时外面那些人的眼神，心里发毛，我问陈掌柜：「我今日过来，发现怎么大家看我都奇奇怪怪的？」

陈掌柜手上的动作一顿，抬头看了我几眼，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开口。我见他知道其中一二，催促道：「有话就说，我又不会吃了你！」

他这才道来：「太子妃，您最近风评不太好。」

???

我寻思着没做什么坏事吧？我当贤良淑德的太子妃当得挺好的，怎么可能风评不好？但我还是耐着性子问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外面都传太子妃您的脾气不好，凶悍得很，平日里对太子，不是打就是骂……」

说到这，他见我面色逐渐转黑，没敢再说下去。

我气得差点拍桌，幸好克制住，若是盛怒的样子被瞧见了，就真是给别人留下话柄，怎么洗也洗不白了。

我缓了缓神，深吸一口气，问他：「这究竟是从哪里传出来的？」

他哆哆嗦嗦地咽了口唾沫，说：「小人也不知道，就前几日突然这么传出来了，好多本来想嫁进太子府的姑娘，一听这事，都不敢嫁了。」

呵，老娘算是明白了，合着纳妾这事，到头来居然是栽在我手上。

不对，我记得刚向赵子钦提出纳妾的事，他明明白白说的不纳，结果没说几句又同意了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但也没多想。

现在看来，肯定是赵子钦这狗玩意在外面坏我名声呢，为达目的连这种阴招都使，我呸！

「不买了！银子还我！」

「别介，太子妃，这都是小事，过个几天大家就忘了。」

我阴恻恻地笑了几声，一拍桌，骂道：「小事？我回去就打断他的狗腿！」

十五

我冲回府，奔到后厨，在一堆诧异的目光中挑了根看起来还算结实的柴火，紧随而来的侍从见我这般阵势，满脸困惑，有人问：「太子妃，您若是要处置谁？交给小的就行，何必亲自动手？」

我抡起柴火，直指发问之人，「我打太子！你要来你来！」

这把他吓得呀！立马跪倒，连着整个后厨的人都跪在地上，齐声道：「太子妃三思啊！」

「三思？我就算百思今日也得打他！」

我不管他们的劝阻，气势汹汹地拎着木柴往赵子钦的书房赶去，后厨顿时乱成一锅粥。

可我到了书房，发现房门紧闭，门口也由李侍卫守着，他见我来了，二话不说将我拦在外面，看到我手中的木柴时，一脸诧异，问：「太子妃这是做什么？」

我懒得和他解释，要是和他说我要揍他主子，赵子钦还没怎么样，我人先没了。

「你别管，让开。」

他不肯，那我就要用强了，深吸一口气后，扯开嗓子大喊：「赵子钦，给老娘滚出来！」

没一会儿，门就开了，我一听到开门的响动，直接抡起木柴。

「太子妃！」李侍卫惊恐道。

可惜晚了，不过还好，我一棍子下去没听见挨痛的闷哼声，倒是有一道熟悉的声音，「鸯儿，这是做什么？」

我愣住了，看见我爹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抓着我的打狗棍，我立马瘪起嘴，委屈道：「爹……」

看见我爹那一刻，我就忍不住了，再小的事也能变成天大的委屈，眼泪止都止不住，哭得像赵景煜那小子似的，就差一嘴的鼻涕了。

我爹也很尴尬，看看赵子钦又看看我，一边抹着我的眼泪一边问赵狗子，「太子，小女这是？」

赵子钦满脸问号，他也懵了，走到我身边，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木柴，问：「你这是打算来揍我的？」

我白了他一眼，抽抽噎噎地道：「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？」

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有脸说：「我真不知道！」

狗玩意就是狗玩意，我气上头，一脚踹向他，我爹拦不住我，他也没躲，生生挨了一腿。

「你去外面听听，我名声坏成什么样了？」我越说越生气，「说我蛮横、凶悍，这话是不是你传出去的？」

赵子钦没吭声，我就当他是默认了，气不过，一拳打在他的胸膛上，还蛮硬的，锤得我手有点疼。

我打又打不过他，再怎么生气也只能哭，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」

他没急着给我个解释，倒是先把我爹给送走了，我泪眼蒙眬地看着俩人走到转角处商量什么，片刻后，我爹转头望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分明是要传达给我些什么，但因为隔得远，而我又被泪水蒙蔽了双眼，实在是看不清。

我爹走后，赵子钦折身回来，将我拉进书房，又一脚将门甩上，啪嗒一声，吓得我的小心脏差点漏跳一拍。我察觉不好，赶紧擦擦眼泪，可赵子钦靠我越来越近，白净的脸上甚至露出一抹邪邪的笑，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喊道：「你要做什么？」

「不做什么。」赵子钦悠悠道，似乎笑得还挺开心，「我只是没想到，宋鸢也有这么彪悍的时候，成亲三年，我还当你是只小白兔呢？」

我怼他，「那不巧，你在我心里就是个狗玩意！」

他竟然不生气，还伸手轻轻一刮我的鼻子，笑道：「是吗？那还是蛮配的。」

是不是疯了？我在骂他他都听不出来？

我伸手贴上他的额头，反复确认，他没发烧，但能说出这种话的肯定有问题，于是，我不自觉地拍了拍他的脸蛋，清脆一声「啪」，我发誓，我绝对只是轻轻地，没下狠手。

「你做……做梦呢？」吓得我都结巴了。

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，让赵子钦愣在了原地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，而此时，我只想跑，越远越好。

刚侧过身准备跑，结果赵子钦一伸手，揽住我的腰一用劲，我又乖乖回到他的怀里了。

「那些诋毁你的话我从未说过，但你若还生我的气，这一巴掌就算给你消气了。」

他说得特别认真，往日深邃的双眸此刻竟柔了几分，吞吐的气息喷薄在我的脸上，怪痒的，连带着我的心也是。

气氛还是蛮尴尬的，我特别想说点什么，但张了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难不成说，我谢谢你？

「你真像只兔子啊，眼睛红红的，可爱极了。」

果然，这狗子总能惹我骂他。

「可爱你大爷！」

十六

其实赵子钦说我可爱的时候，我不是真的想骂他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排解自己的感受。

那一瞬间，我能感觉到一股气血直冲脸上，似酒醉般让我浑身晕乎乎的，我不想要被他看到这副模样，便赶在形成红晕前骂了他一顿，再推开他，飞奔回房。

事后，我觉得自己太蠢了，甚至开始担心我老骂他，赵子钦会不会觉得我真的如泼妇，动辄打骂，让他这个太子实在没什么面子。

我决定向他示好，权当是给他道歉了。

夫妻间，信任还是得有，他既然说外头传的话并非出自他口，那我便信他。

我又跑去陈掌柜那，将那颗珠子买下，并嘱咐他早点做好送到府上，我怕晚了就送不出手了。

今日后厨又递来菜谱，我瞄了几眼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或许我可以做道菜试试，亲手下厨的诚意，可比一颗珠子重得多吧！

于是我去了后厨，可经过昨日之事，他们一见我便如惊弓之鸟，齐齐下跪，估计以为我又要打太子了，齐道：「太子妃，万万不可啊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误会了误会了，我今天来是为了别的事。」我一边说一边拽起刘大厨，问他，「有没有什么做起来简单又好吃的菜？」

刘大厨抬手擦了一把莫须有的汗，咽了口唾沫后，道：「有的，就不知太子妃想要哪种样式？」

「有哪些你先说来听听。」

我走到后厨的食材桌边，挑选着上头满满当当的蔬菜瓜果，一旁的肉直接被我忽略，我有几斤几两的手艺还是很清楚的，肉啥的最好不要碰，碰就是浪费。

刘大厨跟在我身后，规规矩矩地念出一大堆菜名，我听得直皱眉，连忙打住他滔滔不绝的报菜名，「你确定这些做起来都简单？」

他毫不犹豫地摇头，道：「太子妃，这些最简单不过了，有些还不用下锅，拌一拌就行。」

不用下锅！这个好，直接省了好些步骤，我乐了，问他：「那我就要这拌一拌的！」

刘大厨一脸了然地「哎」了声，转头就吆喝起自己的徒弟，该洗洗该切切，我就在一旁干站着，看着他们忙活实在郁闷，都帮我干了，我过来干什么？

「停停停！」我大声喊道，「手里的活都放下，我要亲手做这道菜。」

一下子，整个后厨都安静了，刘大厨看着我，脸上变换了好几重表情，半晌，狐疑地问：「太子妃要亲自做？」

大概谁也没想到，我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太子妃居然有一天要下厨，一张张脸上皆是满满的震惊，我也不在意，二话不说，捋起袖子就是干。

刘大厨见我是认真的，直接将步骤详细道来，我仔细听着，极其小心地做好每一步。

最后完成时，我心里实在忐忑，刘大厨递来一双筷子，我舔舔唇，犹豫着还是接了过来。

刘大厨见我这副模样，便鼓励我，说：「太子妃放宽心，这道菜一定好吃！」

我试着夹起一块，皱着眉尝了后，颇有些意外，虽然和刘大厨的手艺比还是差了点，但也不至于差到入不了口。

我兴冲冲地将菜端到膳房，再让人准备些其他酒水菜肴后，便坐着等赵子钦回来。

可我等呀等，直至天色将暗，也没等到他。

我像泄了气般趴在桌上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这狗子就是讨人厌，我难得为他用心一次，他倒好，直接把我的心意戳出一个大窟窿来。

「下次再给他做吃的，我就是个蠢蛋！」我对着一桌的菜气鼓鼓地骂道，可骂完仍不解气，我拿起筷子一顿狂吃，那盘醋溜黄瓜不消一会儿全下了肚，我突然发觉味道没那么好了，也许是醋倒得多了些，鼻子一酸，差点要流出泪来。

「太子妃！」

膳房外匆匆传来一道声音，我抬头看去，来人是李侍卫，他似乎特别着急，人还没走近呢，话倒是一句接一句地来。

「太子爷喝醉了，在诚王府门口赖着不走，怎么拉也拉不动！」

赵狗子居然跑去喝酒了，我还傻乎乎地等他，我看他就是喜欢和我对着干。

气得我立马腹诽了他一句，喝不死你！

李侍卫跑进来，喘着粗气，道：「非要您去接才肯走！」

「……」

十七

我本来是不打算过来的，赵子钦就是在外面喝死我都不想管，但耐不住李侍卫的软磨硬泡，于是乎，我不情不愿地到了诚王府。

但看到赵子钦那副醉鬼的样子时，我心底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，甚至还要谢谢李侍卫拉我过来。

赵子钦醉酒的傻样，往后还能不能见到都不知道，机会难得，能见一次是一次。

诚王府前立着两座足有一人半高的石狮子，石狮子底部坐着两个人，一左一右各抱着一条狮子腿，赵子钦抱着右腿，诚王抱着左腿，此番情景逗得我差点仰天大笑，奈何诚王妃也在场，我不好笑得太大声，只能掩唇偷笑。

我在他身侧蹲下身，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面而来，熏得我差点晕过去，我捏起鼻子，闷声道：「这是喝了多少啊？」

「三坛酒。」回答我的是诚王妃，她也是气急了，一掌拍到诚王的头上开始大骂，我瞄了一眼，好家伙，平日的冷面诚王被媳妇这么一打，直接嚎了一嗓子，「我天天向着你，你还老打我骂我！我心里苦你知道吗？」

诚王妃听得脸一阵青一阵白的，最后一跺脚，丢下诚王自个回府了。

嚯，一出好戏啊！我真是没白来。

但看戏归看戏，我还是先把赵子钦解决了再说。

夜色已沉，李侍卫提着灯站在我身后，淡淡的烛光映在赵子钦醉醺醺的脸上，竟勾勒出几分疲态，大约是近几日忙累了，下巴都冒出点点胡楂来。

他靠在石腿上闭着眼，嘴里还轻轻嘟囔着什么，我瞧着他一张一合的嘴，突然鬼使神差地附耳到他嘴边，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我就想知道他到底嘟嘟囔囔了些什么，可刚一凑近，他就闭了嘴，我愣是一句也没听见。

我猜他大概是睡着了，可这地哪能睡啊，于是我唤了他一声，没反应，我再用力推了推他。

他这才哼哼唧唧几声，费力地抬起眼皮，脑袋晃来晃去，估计此刻在他眼里有好几个我。

「醒了没？醒了就跟我回去！」

赵子钦倾过身，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久，良久，大概是认出我来了，下一秒，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起来，还娇滴滴地喊了一声：「小鸯儿！」

嘶……我的拳头逐渐握紧，这腻歪的称呼让我浑身不适，甚至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。

大庭广众的，他也不害臊，不仅不害臊，简直就是臭不要脸！

我也是很没出息地红了脸，此时此刻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可惜不行，必须马上将赵子钦拖回府，免得再丢第二次人。

我拍拍他的脸，试图让他清醒一下，结果这厮立马护着脸蛋，耷拉着脸，十分委屈地说：「你又打我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毛病也会传染的吗？怎么诚王来了一遍，这家伙也开始了？

我耐着性子柔声劝道：「不打你不打你，我们先回府好不好？」

谁知赵子钦用酒嗝回答了我，那味道直冲我面门，恶心得我差点又要抬手拍他，不过在看到他迷迷蒙蒙的眼神时止住了这个念头，我哄孩子似的再次道：「你乖乖的，我以后就给你做好吃的。」

先把他哄回去再说，下厨的事他想都别想。

我这话还真有用，他半睁半闭的眼一下睁得老大，下一秒牵起我的手，用温热的指腹摩挲着我的手，片刻后，他特别认真地说：「你不用为我做那些事，只要往后我牵着你，你别撒手就好了。」

突然而来的情话让我的脸再次不可控地红了起来，一对上赵子钦浓烈的目光，这次，我没躲开，反而被施了法似的牢牢粘在他身上。

我好像听见胸膛里的心狂跳，一瞬间，周遭全都安静了下来，天地万物都消失不见，我的眼中只剩他。

「我不会的。」

稀里糊涂间我说了这么一句，神色有片刻恍惚，可我似乎看见赵子钦的眼里清明了几分，再涌上喜色，一道难以掩盖的喜色。

赵子钦将我拥入怀中，下巴抵在我的肩上，鼻息在我的颈项间兜转，良久后，他悠悠道：「宋鸢，你信缘分吗？」

我没回答。

他又说：「我是信的。」

十八

经过醉酒一事，我与赵子钦的关系变得……不太寻常。

怎么说呢？我总觉得有些过分亲昵了。

比如某日用膳的时候，桌上拢共也就四五样菜，他把每样菜都夹进我的碗里不说，还来来回回地夹，我饭没吃几口，光吃他夹的菜就饱得不行。我受不了，筷子一拍，刚想说他几句，结果我还没开口，赵景煜这小子先了开口，满嘴的酸味，「爹爹为什么给娘夹菜，不给小煜夹呢？」

赵子钦夹着菜的手一滞，他看看我又看看赵景煜，那本想伸进我碗里的筷子顿时一转方向，直接进了小家伙的碗里，道：「你娘太瘦了，我们得把她喂得白白胖胖的才好。」

本来听到这我还挺高兴的，谁知赵景煜一转头就捏了我的小臂一把，对他爹奶呼呼地说：「爹，娘不瘦，和小煜一样肉乎乎的。」

这彻底把赵子钦逗笑了，他放下筷子，俯过身将赵景煜抱进怀里，看着我笑道：「小煜说不瘦就不瘦，爹还就喜欢肉肉的。」

赵景煜咯咯笑了起来，搂住赵子钦的脖子，大声说：「小煜也喜欢！」

再比如前几日，我刚从醉仙楼回来，就看见赵子钦在我屋里等着我，他正仰躺在我最爱的贵妃椅上，双手交叠着闭目养神，要不是听见他嘴里哼着曲子，我还真要以为他睡着了。

听见我进门的声响，他悠悠起身，满面笑容地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柔柔地牵着我的手坐下，一脸犹犹豫豫的模样，张了几次嘴，都没说出一句话来。

他这副模样实在是一反常态，尤其是脸上那抹笑，让我觉得赵子钦必定心怀鬼胎，于是赶在他说出话来前制止道：「说不出口就别说了，我怕我会骂你。」

赵子钦立马摆出吃瘪的样子，舔舔唇，眼珠子一转，轻轻开口，「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。」

「好事坏事？」

「好事好事。」赵子钦赶紧道，屁股也稍稍一挪往我靠近了些，「今日父皇找我谈了点事。」

「什么事？别说是国事，我不懂。」

赵子钦摇摇头，「不是。」

我发觉他现在说话越来越磨叽了，一句话可以讲明白的事，非要绕这么多弯子。

「要说就快说，我还想吃八宝鸭呢！」我眼巴巴地看着从醉仙楼带回来的鸭子，好久没吃了，我现在光是闻到都要流口水，说着我就要挣开他的手，去够我心心念念的八宝鸭。

结果刚转两圈手腕，赵子钦这厮抓得更紧了，我根本无法动弹，在白了他一眼后，我就看到赵子钦面上笑嘻嘻的，心里开始发毛。

「有什么事你快说！」

赵子钦凑过来，脸贴着我的脸，用极其缓慢的语速说：「父皇问我，三年了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。」

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他紧接着问了一句，「嗯？」

我愣住了，盯着赵子钦那双充满玩味的眼，很好，我再一次红了脸，比西瓜还红的那种。

我顿时面红耳赤再加手足无措，想起身却发现不知不觉间，我已被赵子钦牢牢圈在怀里，他的手搭在我的腰上，甚至还缓缓抚摸着，我无法逃开，只能赶紧将目光瞥开，结结巴巴道：

「问……问我干什么。」

赵子钦突然一使劲，我就猝不及防地与他紧贴在一起，耳郭擦过他的唇，激得我身子一颤，我刚要大骂他，赵子钦又说：

「你不是好奇我的性取向吗？咱俩也别分居了，睡一块试试不就知道了，你说呢？」

我说你大爷！

虽然我心里这么骂他，但此时此刻我怕他做再出什么事来，只能软了声调，安抚他，「你要说的就是这事啊！简单，我把这屋子给你收拾收拾，你随时可以搬进来。」

赵子钦眼里立马泛光，一脸欣喜问道：「答应了？」

我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心想，你搬来我搬走就是，不过还是假意说：「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。」

「多久？一天够不够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骂人的话就在嘴巴，门外突然来了个救星。

「娘！」赵景煜一推门，先是叫我一声，在看到赵子钦时，又呆呆地叫了一声：「爹？？」

虽然我们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，但我心里就冒出几个字来：少儿不宜少儿不宜！

赵子钦动作也快，直接一撒手，好整以暇地走到门口抱起赵景煜，解释道：「你娘想爹了，爹过来陪陪她。」

我没理他的话，动作比脑子快一步，这回我直接冲到他面前，二话不说一脚将他踢出门外并利索地关上门，「赵子钦，这件事你想都别想！」

赵子钦也没料到会被我关在门外，怒了，「方才说好的，怎么突然变卦？再说我们是夫妻，同床共枕那是理所当然的事！」

「你给我开门，快点的。」

「不开！」

分居三年，说搬回来就搬回来啊？问过我愿意了没？

其实吧，我也不是不愿意，就是太突然了，你说要是同床共榻，我歪七八扭的睡姿被他看见了，他会不会嫌弃我？又或者我晚上做噩梦失手打了他……

总之，这事我还得再斟酌斟酌。

十九

这几天我防狼似的防着赵子钦，一般没事就不开门。

因为合寝一事，我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海里不停浮现赵子钦那张脸，一想到要与他睡在一张床上，我总是不自觉地脸红心跳，就像赵子钦凑近我时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松香，轻飘飘的，却总能勾着我的心。

我有时会想，他是不是给我下蛊了，蛊得我满心都是他。

万籁俱寂，而越是寂静耳力越是敏感，我正闭眼努力尝试睡觉，忽闻屋外脚步声嘈杂，紧接着就有人来敲我的房门，着急道：「太子妃！太子妃！」

「出什么事了？」半夜三更的，这般匆忙定是出事了，我听得出来，于是披上外衣给来人开门。

「太子妃，宫里急召！」

我一惊，忙问：「可有说是因何事传召？」

侍从摇摇头，「只知道是皇上身边的李公公亲自过来接您和太子爷进宫。」

必定出大事了，我赶紧差人进来给我梳洗，匆匆打扮一番后便飞奔而出，刚出太子府就看见赵子钦已在马车前候着我了，不

知是不是夜色的缘故，我瞧见他的脸是从未有过的凝重，眉头紧锁，眼神也阴鸷了几分。

「赵子钦！」

他循声望过来，在看到我后，紧绷着的神色才稍稍缓和。

我心里实在不安，许是这深夜传召的缘故，又或许是看到赵子钦这副模样的缘故。我快步走至他身侧，主动牵过他的手，覆上他微凉的指尖，轻轻安抚道：「无论什么事有我陪你。」

他手腕一转，回握住我的手，眉头微微舒展，张了几次口却没能出声，我想他或许心里压着事，说不出话，我不逼他，拉着他就上了马车。

马蹄又清又响地踏在宫道上，我安安静静地坐着，时不时看看他的脸色。

「宋鸢……」

我明白他想说什么，但我什么也没说没问，某些时刻，言语比什么都无力，我只能紧紧挨着他，握着他的手也更紧了些。

马车一路前行，直奔长春宫。

长春宫灯火通明，我刚进门就被吓了一跳，整座长春宫里跪满了人，或太医或宫婢，甚至是皇后。

她虽背对着我们，但我仍能感受到她的威仪，一身华服却挺直了脊背跪在榻前，榻上躺着的正是全天下最为尊贵的人——皇

帝。

我仍旧忘不掉那日在长春宫前看到的尸首，如今面对皇后我始终惧怕，可在宫里我必须照着礼制喊她一声：「母后！」

皇后没回头，也没出声，像是个木头般呆愣愣地跪着。

赵子钦此时脸色阴沉，我甚至不敢看他，只听见他问一旁的太医，话语里是难掩的悲愤。

「父皇如何了？」

「皇上心火郁结而昏厥，若再不能醒，怕是……」

「废物！」赵子钦破口大骂，怒气占据了他所有的理智，「今晚若父皇出现任何差池，我就要了你们的狗命！」

霎时间，长春宫里一片哀号，所有人拼尽全力磕头求饶。我望着赵子钦，心里忽然难受得无以言表，特别想抱一抱他，安抚他无法压抑的情绪。

「你要怪就怪我吧！」皇后大概是哭过，声音沙哑得不像样，「若不是我非要和他提长安的事，或许他就不会……」

她的声音越来越轻，轻到最后我只听到了啜泣声，一下响过一下，那原本挺直的脊背也渐渐弯了下去。

赵子钦暴怒的情绪随着她的哭泣也缓缓平定下来，好半晌，我才听到他喃喃了一句：「长安……」

长安，赵长安，是皇后曾经唯一的孩子。

这句话让赵子钦敛起所有怒意，坐在皇帝榻边，一遍又一遍喊着父皇，试图唤醒沉睡中的皇帝。

皇后的情绪再也绷不住，大声号哭起来，整个人脱力般歪在一边。我怕她会哭出病来，忙叫人来扶她下去休息，皇后没力气挣扎，只能任人摆弄。

我看着皇后出去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也许是错觉吧，我总觉得今晚的皇后不像皇后，无论说的话、做的事，都像是刻意为之，但我不希望自己如此敏感多疑，只当是胡思乱想罢了。

可当我一回身，我的胡思乱想似乎就有了依据。

赵子钦正一动不动地望着皇后出去的方向，而我看见他的眼里多了些别的情绪，难以捉摸，也许是憎恶？抑或者是其他什么，我无法确定。

就这么一夜到破晓，太医们拼了命想法子，终于，在最后一碗汤药下肚后，皇帝悠悠转醒，长春宫里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，我站在赵子钦身边，似乎也听见了他的一声叹息。

「没事了。」我说。

他没说话，满面憔悴却也勾出了一抹笑，而我也终能安心下来。

二十

长安没能活过十六岁。他死的那年，赵子钦也才十五岁。

长安是溺死的，被巡夜的侍卫发现时，整个人浮在南屏湖上。

太医说石药无医回天乏术，皇后哭声震天，最后没能撑住，昏厥在长安冰冷冷的身上。

赵子钦赶来时见到的是黑压压的一片人，跪在沉沉夜色中，哭声的浪潮一下比一下猛烈，他险些没能站稳，甚至连走到长安身边的勇气都没，明明昨日他还问过长安想要什么猎物，好在几日后的围猎上他亲手捕来送给长安。

那时长安还开玩笑地说：「我若是想要白狼，你能捉得到吗？」

赵子钦拍着胸脯，笃定是我答道：「区区白狼，怎能逃过我的利箭。」

长安笑看他，还是改了口，「我不要白狼了，你给我捉只兔子就行。」

可还没等到围猎，长安就殁了。

赵长安的灵柩摆在长春宫里，原本气派华贵的长春宫一夜间挂满了白幡，大大的奠字就悬在灵柩上方，戳得人眼疼。

皇后身着丧服，站在灵柩前，佝偻着身子哭得泣不成声，直至赵子钦出现后，她才努力平复情绪，颤巍巍地问了一句：「长安出事时，你在哪？」

「母后……」他哽咽了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却没能说出第二句话。

「长安身子本就弱，夜里寒凉，我从不许他出宫，可昨日他执意要去见你，我未同意，谁曾想……」皇后说到这，声音逐渐弱下去，隐隐约约的啜泣响起。

赵子钦不知该如何解释，只是沉默着，望着灵柩出神。

皇后没说错，长安执意要出宫是因为他，若非他说顾家小姐在城南约见长安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那位顾家小姐是长安一眼就心仪的姑娘，长安虽从未与人吐露过，但赵子钦不需要他说，一行一神间，长安的心事就已经悉数入了他的眼。

长安自小患心疾，约莫是活不过十八的。

这话赵子钦忘记是在哪里听到的，但无论话是真是假，自打知道这件事后，他都拼命对长安好，长安喜欢什么，赵子钦就想尽办法给他，如果可以，就连往后的太子之位，他都可以给他。

可最后，长安死在十六的年华。

皇帝命人彻查，无论凶手是何人，皆以凌迟处死。赵子钦在明华宫前跪了整整一日，才求来亲手侦查此案的圣旨。

他几夜未合眼，终在长安出殡前破了案。

杀人者，姓关，单名一个虎，是赵子钦的亲舅舅。

赵子钦怎么都没能想到，害死长安的会是自己的手，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他甚至觉得自己浑身从头到脚都沾着长安的血，如针刺般，疼得他说不了话，睁不了眼。

后来在明华宫里，皇帝亲自审问凶手，是否是赵子钦命他所为时，赵子钦没有辩解半句，长安的死将永远绑在他的身上，解不开也脱不掉了。

赵子钦问关虎为何要杀害长安，得到的理由由始至终只有一个，为了助他得到太子之位。

赵子钦起初听到这个缘由时，觉得实在荒唐，太子之位，他向来不稀罕，即便他想要，又何须使如此下作的手段。

他再三逼问，试图问出一句能够让自己信服的理由，可最后，太子之位，似乎变成了特别重要的存在，如千金般沉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
就在赵子钦欲下跪求死时，皇后闯了进来，青丝散落，形容枯槁，她怒红了眼，一把掐住关虎的脖颈，尖声大骂。

谁也没能拦住她，即便皇帝亲手将她拉开抱在怀里，她也没能平静下来，只是一遍遍哭喊着长安的名字。

赵子钦一下跪倒，额头磕在地上，颤抖着身子，一字一句道：「他是儿臣的亲舅舅，还望父皇能……」说到这赵子钦再也说不下去，十指紧攥，指尖甚至都泛白，他该如何？他又能如何？

皇后的哭声在听见赵子钦的话后戛然而止，满面的难以置信，她盯着跪地的赵子钦，半晌都没能说出一句话。

皇帝在一旁安抚她，试图撇清赵子钦与长安之死的关系。

谁料关虎突然冲着赵子钦大喊：「你娘生前最盼的是什麼你可还记得？你娘怎麼死的你可还记得？赵子钦，你能昧着良心喊她母后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一切拱手让人……」

关虎哽咽了，八尺大汉的眼睛都红了一圈，忽然又发狠地喊道：「今日不是赵长安死，往后就会是你死，子钦，赵长安没你想的那般纯善……」

只不过话未完，胸口已然插进一把长剑，泠泠刀锋上印着皇后赤红的眼，她动作之快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，赵子钦甚至都未反应过来，关虎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胸前流出汨汨鲜血。

「舅舅！」撕心裂肺的呐喊响彻明华宫。

一剑毙命，关虎就这么死在了明华宫，至此，长安之死也算有了了结。

皇帝找了个说得过去的缘由，将赵子钦撇得一干二净，本还争论不休的朝堂，被这么一压，也不得不平息下来。

皇帝膝下唯有两个皇子，长安和赵子钦，既已失去长安，那另一位决不能再失去了。

所有人都明白皇帝的用意，如此所为，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，也是为了天下，为了皇位的传承。

二十一

皇帝虽已醒，但太医嘱咐必须好好静养，众多朝臣听闻此事，纷纷上奏让太子监国以保国家太平，皇帝允了。

于是赵子钦自长春宫那日后，便住在了宫里，埋首政事，一连几日都未回府。

而我则跟着刘大厨学了些手艺，虽然有几次险些将后厨给烧了，但也磕磕绊绊地会了些皮毛。

赵子钦不在府上的日子，我总会时不时地想起他，洗漱的时候会想他是不是早早就起了，吃饭的时候会想他是不是又胡乱吃几口就上朝了，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也会想，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不会一整日都在批阅奏折吧！

我变得越来越奇怪，就像原先赵子钦老爱黏着我一样奇怪。

「娘，你是不是在想爹爹啊？」赵景煜支棱起下巴，嘟起小嘴问我。

我看着他的小脸，没点头也摇头，反问他：「为什么会觉得娘在想爹爹呢？」

赵景煜歪起脑袋，颇有些不好意思地喃喃道：「因为小煜也会想柳太傅家的舒兰姐姐，就像娘这样，吃饭吃到一半就停下来想她。」

我一下就起了八卦的心思，笑问他：「你是不是喜欢她呀？」

赵景煜疑惑了，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桌上的饭菜，认真道：「娘是喜欢爹爹的，那小煜就是喜欢舒兰姐姐的。」

我不知道赵景煜到底明不明白喜欢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明白，同时也被他的话震住了。

活了十九年，我头一次有这般恍然大悟的感觉，就仿佛被人当头一棒，混沌的脑袋终于清醒过来。

我一把将小家伙抱到怀里，低头贴上他的脸蛋，感叹道：「娘还没你聪明呢！长到这么大，简简单单的喜欢两字娘都没能明白。」

「小煜真是娘的宝贝啊！」

赵景煜在我怀里咯咯笑了，搂着我的脖子，亲了我一脸。

原来啊！我喜欢赵子钦，所以才会茶饭不思地想他念他，所以才会面对他的亲近脸红心跳，所以才会在他面前释放出自己的本性，所以我才会变得奇奇怪怪，一切都不过源于喜欢二字。

二十二

漠北又开始打仗了，丹尤人来势汹汹，单靠驻守边疆的千余名战士根本抵挡不住几日，于是我爹奉命带兵前往，驱蛮夷平战乱。

出征那日，我像个老母亲般对着我爹千叮咛万嘱咐，他早些年打仗身上留了不少毛病，如今上了年纪，身子更是比不了以往

的，我偷偷叮嘱他千万注意身体，最重要的是要平平安安回京。

谁知我爹当即驳了我的话，说带兵打仗哪有怕死的，一旦上了战场，生死有命，唯有拼尽全力才算不负天下，不负皇恩！

周围的大臣一听我爹的壮志豪言，纷纷表以赞叹，只有我被他嘴里的死字吓得差点哭了，他是心怀天下的大将军，可我也就他这么一个爹啊！

我心里着急，但面对我爹的大义凛然，什么话都说不出口，赵子钦默不作声地牵起我的手，五指交握，将我攥得紧紧的。

「宋将军此一去，必当大胜而归！」

「臣宋义良定当不负众望！」

我站在城头，看着漫天红霞倒映于山川河流上，再映在我爹远去的身影上，我的右眼开始狂跳，心里涌现一抹不好的预感。

之后每天我都会诵经念佛，只为我爹能平安归来，而赵子钦则又开始为西南的饥荒发愁。

我听说监国就等于当了半个皇帝，如今天下事务全压在他的肩上，我担心他会扛不住，作为贤良淑德的太子妃，别的事帮不上忙，但他的身体我还是能照顾的。

于是我按着太医给的补身方子，亲手熬制，日日都端到他眼前，告诉他这可是大补的东西，必须喝完，且一滴都不能剩。

我送来的第一碗，赵子钦特别感动，想也没想就喝了，即便喝得愁眉苦脸的，也没说一句难喝。

第二碗他喝得也很干脆。

可到了第三碗，他就有些犹豫了，盯着黑乎乎的汤，好半天都没动静，在我的催促下，他才仰头灌下肚。

眼看着他喝得一干二净，我极为满意地笑了，接过他递来的空碗，说：「我每日都会给你送来，一碗都不能落下。」

太医说了，这方子性温和，一时半刻不能见效，需长期服用才能看见效果。

赵子钦被苦得紧蹙起眉，还没缓过劲来，就拉着我的手抱怨道：「这药实在苦。」

「可良药苦口。」

赵子钦：「我怕苦，你可得想点法子让我尝尝甜头。」

我从兜里摸出一把蜜饯，翻出一颗颗干瘪的果子，上面撒着星星点点的白霜，这是从东街新开的铺子里买来的，我都还没尝过，直接揣来给了赵子钦。

我捡起一颗果子塞到他的嘴里，打趣他道：「今日新买的，我都还没尝过，就先进了你的嘴。」

他含着蜜饯，大约是被果子甜到了，我看着他的眉眼弯起，唇线上扬，竟露出一抹幸福的笑来。

都说爱吃甜食的人，快乐永远也不会少，我猜赵子钦这是体会到了。

可我想甜腻腻的东西吃太多也不好，给他尝过一颗后便收起剩余的蜜饯，打算回府自己吃个精光。

果子在他嘴里不消一会儿就下了肚，我问他：「甜吗？好吃吗？」

他说：「甜，但我觉得还不够。」

我觉得他有点贪心了，拢共才没多少，再吃我就没了，可我心里虽这么腹诽他，但还是乖乖将蜜饯翻出来，左挑右拣，从底下拣出最小的一粒，递到赵子钦眼前，「这下够了吧！甜食还是少吃，小心得虫牙。」

没想到赵子钦不仅没接，甚至还摇摇头，拉着我的手稍稍一使劲，我一下没防备，直直摔进他的怀里，手中捧着的那些蜜饯也同我一样，吓得落了一地。

要是以往谁糟蹋我心爱的零嘴，我一定和他对着干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糟蹋我零嘴的是赵子钦，我骂不出口也打不出手，只会抬起头看他，垮起脸满面委屈地说：「全洒了，你要重新给我买！！」

「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买！」

赵子钦眼带笑意，望着我的目光过分灼热，我没避开，对上他的眼后也笑开了。

「为什么现在对我这么好了？」他问。

我大概是再次被他蛊惑了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松香，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：「你我是夫妻，同体同心亦同德，我想以真心换你真心。」

说这话时，我不自觉地屏息凝神，可还没等到他的回答，接下来发生了更让我喘不过气的事。

赵子钦微微偏头，向我缓缓靠近，鼻尖贴上鼻尖，呼吸碰撞在一起，我的身体比脑子更快一步，在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就已经闭上眼，学着他的样子也向他靠近。

当他软糯的唇瓣贴上我的唇时，那一刻，我怀疑我们心灵相通了，心跳声仿佛就在耳边，而我却分辨不出是谁的在狂跳，一下又一下，听得我面红耳赤，浑身发烫。

良久，赵子钦才放开我，彼此都喘着气，他将头抵在我的额上，眼神一刻未曾从我的脸上移开，不知是不是被我的不知所措逗笑了，他竟低低笑出声来，道：「我说的不够，可不是蜜饯就行了。」

他又说：「你嫁给我时，我就说过，定不负你！」

赵子钦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我回去仔细想了想。

当初大婚时，他确实说过这么一句，只不过那时他喝得酩酊大醉，一回喜房就瘫倒在红床上，迷迷糊糊地哼哧几声后，才慢

慢坐起来，掀开我的盖头，努力睁着半开的眼，在看清我的脸后，傻乎乎地笑了几声，说：「是我媳妇！」

随后，整个人都靠过来，身子左摇右晃好几次才抓稳我的手，醉醺醺道：「宋鸢，你既成了我的妻，那我就绝不负你！」

话毕，他整个人再也撑不住，昏睡过去。

当时我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，只当是他喝醉了说的胡话，毕竟，在大婚前我们从未见过面，初初一见就说出如此承诺，换谁都不会信。

直至今时今日，我才真真切切地信了。

三年来，我从未好好了解过他，一心想只做好太子妃这个角色，处处端着自己，装模作样久了，有时甚至害怕被赵子钦知道我原本调皮任性，甚至有些蛮横的模样，可现在我在他面前完完全全做了自己，不害怕不回避。

二十三

我进出皇宫的次数变得更加频繁，有时一待就是一下午，其实我什么也没干，就吃吃点心，偶尔再给他研墨，其他时间除了发呆，就是盯着他看。

赵子钦这人吧，一旦认真做起事来就容易忘我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的表情实在有趣，时而蹙眉，时而叹气，时而又怒目圆睁，特别精彩。

就在我想问他看到了什么折子时，有宫人高举着一封信函，匆忙闯进。

来人大声喊道：「边关急报！」

那是封羽檄，信上插着黑棕羽毛，表示情况紧急。事关边关，莫不是我爹……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

赵子钦接过信函，匆匆一扫，神色凝重起来，我走到他身边，没敢看信上的字，试探性地问他：「出什么事了？」

他收起信，目光沉沉地看向我，嚅了嚅唇，却还是没说出一个字。

「是不是我爹……」我猜到是什么了，但我不信，伸手就要抢他手里的信。

赵子钦一把将我拦下，他力气大，双手揽住我的肩后，我便动不了半分。

「宋鸢！」他先是叫了我一声，大概是想让我冷静些，接着又一字一句道，「我绝不会让你爹出事，信我，好吗？」

「那你告诉我，我爹到底怎么了？」我发觉自己声音都变得颤抖了，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低声道，「赵子钦，别骗我。」

我不知道他这一刻是怎么想的，但我察觉到他有一丝哽咽，在我试图挣开他的束缚时，听见他极为缓慢地说了一句，「宋将军中箭昏迷，军医正在极力救治。」

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浑身脱力，双手攀上赵子钦的臂膀，才勉强站稳。

「宋将军福大命大，一定能挺过去。」

他仍在试图安慰我，可我已听不进半句，心底的不安彻底激发，我的眼皮再一次狂跳。

这一次，不安更甚，害怕更重，我说不清道不明，只知道这一仗可怕至极。

二十四

翌日，赵子钦便向皇帝请缨，亲自率兵出征。

当时我正跪在清心寺的观世音前，三拜一叩首，无比虔诚。

消息是李侍卫赶来告诉我的，他大概是想让我去阻止赵子钦，毕竟谁都知道战场是个什么地方，生死由天，他堂堂太子，怎能涉险。

我觉得李侍卫说的对，连我爹这个身经百战的大将军都受此重伤，若他去了，那后果我想都不敢想。

我拖着李侍卫就冲向马车，丝毫未顾及形象，满心只有两字，别去！

可等我到明华宫时，赵子钦已不在了，只有皇帝一人仰靠在床上，周围一位侍从都无，还不等我惊讶，皇帝料到我会来似的，费力地抬手召我到他身边，「鸢儿，来。」

我见皇帝的次数不多，但每一次都遵规守矩，唯有这次如此鲁莽，未差人禀报，直接闯了进来，我原以为他会发怒，可没想到皇帝并未如此，目光和善，语气平淡，我甚至想他是不是早就等着我来了。

「父皇知道你来是为了钦儿出征的事？」皇帝沉沉地叹了口气，「他此去不单是为天下，亦是为他自己。」

面对大是大非，我总是变得哑口无言。

「你可知，比坐上太子之位更难的是什么？」

「是如何坐稳，坐得让天下人都诚服。」

我抬眼看他，面对皇帝衰老的容颜，尤其是他眼下如丘壑般的皱纹，我嚅嚅唇，直言相问：「所以他必须打这场战？就连死都不顾？」

天子面前提死字是大忌讳，可我没那么多顾虑，皇帝也是从太子一步步爬上来的，其中的艰难险阻，他最清楚，可无论天子或是太子，他们首先是活生生的人，若死在刀下，又如何坐上天子之位？

「他不能死，这仗也必须胜！」皇帝字字铿锵，说得我心头一震。

太子没有后路可言，成败二字他只有成字可选。

「父皇，可我做不到如此深明大义……」我哽咽着，最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。我的胸怀并不大，装满了牵挂的人，若为了大

义，生生将我撕成几瓣，叫我如何能忍受？

皇帝沉思了片刻，「孩子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只要相信钦儿就够了。」

我微垂眼睑，不敢再看他。

「当初钦儿向朕求与你的婚事，朕起先不同意，宋义良手握兵符，一旦与皇家结为姻亲，势力必然如山拔起。」皇帝忽然说起这件事，可又顿住，好半晌才继续道，「做皇帝哪有不怕武将的，若是功高盖主的，更是要忌惮几分，你别怪朕多疑……」

他忽而一转话题，笑道：「钦儿为了娶你，可是费了好一番工夫，甚至不惜威胁朕，若朕答应你们的婚事，他则三年内必定坐稳太子之位，若朕不答应……」

皇帝说到这又停住，我满心的好奇生生被切断，复又抬头看他，竟发觉皇帝此时满面疲乏，神色沉沉。

我想问下文，可见皇帝如此模样，也没再问了。

这一仗终归是要去的，无论我再怎么说，都已无法改变。我干脆起身向皇帝行礼告退，身子才微微下弯，却听见皇帝缓缓开口，似费了极大的力气。

他说：「鸢儿，若有朝一日，你母后做了什么一时冲动的事，父皇还望你和钦儿能……」

我看他，皇帝低着头，视线落在手中的一串珠子上，月白的玉珠，剔透明亮，所有的话都凝在珠子上，化成最后四个字，「待她好些！」

二十五

出征选在三日后，战事本就吃紧，不能再耽搁下去，整兵待发仅用三日已是最快的速度了。

赵子钦日日泡在校练场，一身戎装，带着几位都尉，在场上对兵卒进行战前集训。

我虽是太子妃，但兵营是军事重地，即使身份再高贵，没有皇帝的准许也是不许进的。

我没去，也不敢去，校场上往往兵戎相向，我怕若看到了往后都睡不着觉了，日日为他们提心吊胆，我实在不好受。

明日就要出发了，我怕赵子钦今晚还不回府，便托人给他带了话，无论如何，今晚我都要见他一面。

我坐在梳妆台前，对着铜镜描眉抹粉，甚至还擦上口脂，我瞧着自己，觉得红艳艳的好看极了，三年里，除了新婚当夜，我再未如此用心打扮过了。

只是不知他会不会喜欢。

我在府里静静等着赵子钦回来，可还没等到他，却把皇后给等来了。

这些日子她看起来消瘦了不少，大约是照顾皇帝把自己的身子累垮了，即便面带笑容也不难看出疲惫的神色，我扶着她坐下，关切地问了一句：「母后近日瘦了，照顾父皇也万万别弄垮了自己的身子。」

皇后拉过我的手，笑容和煦，「看到鸢儿如此懂事，母后也不觉得累了。」

我也以笑回她，「母后今日怎会过来？」

皇后抬手召门外的人进来，转头对我道：「明日钦儿就要出发了，这一去也不知要多久，母后怕你孤寂一人，特意挑了个姑娘与你做伴。」

这情节怎么和当初赵子钦往长春宫送人一模一样，他们母子二人都喜欢搞这出吗？什么怕我孤寂，不过是想放个眼线在太子府罢了。

可赵子钦人还没走呢，就这么堂而皇之地送进来，是我没能想到的，就在我胡乱猜测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。

「参见皇后娘娘、太子妃！」声如莺啼，悦耳动听，我猜一定是个美人。

我循声望去，来人微微低头，面带笑意，容貌娟秀清丽，气质不凡，是男人们会喜欢的款。

「这是哪家的小姐？模样竟生得如此美！」我客套了一番，皇后送来的人，怎么着也不能说差了。

皇后轻轻笑出声来，我看她刚要同我说，却不料被那位姑娘抢了话。

「回太子妃，小女是诚王爷的幺女，名唤李思思。」她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
诚王有个女儿是不错，我虽没见过几面，但也不长这样啊？

「幺女？」我走到她面前，仔细瞧着她的面容，「为何我未曾见过？」

她悠悠解释道：「南边闹饥荒，小女无奈逃至京城，险些将死，幸得遇上诚王施善，才将小女收入王府，养做义女。」

李思思的话是真是假我没多问，但不得不让我想起了皇帝说的话，那句，皇后若做出一时冲动的事……

与其怀疑眼前人的来历，倒不如好好想想皇后真正的用意。

我回身到皇后身边，假笑道：「想不到郡主竟也来了，诚王爷怎舍得让她来太子府受苦？」

「若把她送去别的府上才是受苦，来你这母后是一万个放心。」皇后又像从前那般，柔软的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掌心，「往后你们一起也好做个伴。」

女人的心思总是互通的，打从李思思踏进门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她的来意，纳妾一事最终还是被提上了日程，而且还是皇后亲选，我做不得主。

正当我试图找个理由推脱这事，赵子钦回来了，兵甲未卸，看起来匆忙极了。

他刚进屋一眼就看到了李思思，目光不离，愣神片刻后，笑问：「这不是郡主吗？」

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！男人都喜欢这样的款，才刚回来，眼睛就被勾住了，亏我今天还为他精心打扮，呸！

我立马抽回手，即便心里赌气，面上也要尽可能表现得风轻云淡些，我可是大大方方又温柔体贴的太子妃，怎能因为这点小事被冠上善妒的名声。

李思思又开口了，一脸娇羞，声音也娇滴滴的，简直要把赵子钦化在她面前似的，「皇后娘娘带思思来，说是往后与太子妃做对好姐妹。」

我淡笑的脸抽搐了一下，皇后意思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她就这么直咧咧地说出来，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难道不该矜持些吗？

「钦儿，母后带思思过来，就是想先引你和鸢儿见见，你明日就要出征，往后鸢儿一人待在府里难免有些孤单，便想着让思思过来陪陪。」皇后起身，缓缓地走到赵子钦与李思思之间，而后竟牵起他们二人的手，再交叠一起，淡淡道，「思思是个好孩子，往后进了太子府，你可不能亏待她。」

这一幕，我觉得刺眼，像有什么东西直戳着我的心，疼得我润湿了眼眶。

我转身就走，即便皇后还在场，我也顾不上礼法规矩了。

「既是母后的一番好意，那儿臣便收下了。」赵子钦忽然拔高声调，像是故意说给我听似的，「只不过我还得先哄一哄……」

他的后半句话我已听不下去，单凭前半句话就足够我逃似的跑了。

骗子！赵子钦比混蛋还混蛋！

原先我说给他纳妾死活不愿意，现在呢？皇后带来一个姑娘，他就走不动道，还上赶着收下了。前几日还说什么不负我的鬼话，才几天就变卦了，这是怎么？想把我的心剖出来看看是不是真心吗？赵子钦，若有今日，之前何必那么对我？

在感情上，我果然是输家，被他轻轻一撩拨，就动了真心，也被他轻轻一句话，就伤了骨血。

归根结底，对与错谁能分得清？他是太子，早晚会妻妾成群，我从嫁给他起，就明白这个道理，三年时间，我时刻提醒自己不理睬不在意。

可我又怎知道，一旦动心，便再也无法冷静了。

二十六

我逃回屋，把所有侍从都赶了出去，又将自己锁在屋内。

大概就是前后脚的功夫，我身后的门板被敲响，赵子钦的声音也随之而起，「我知道你生气了，但是先开门好不好？」

我浑身气得发抖，可一想到为他生气实在不值得，于是努力压抑怒意，冷着脸给他开门，「有话快说！」

原以为他会一脸歉意，想着法子哄我，可没想到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笑意盈盈的脸，也不知他哪根筋不对，明知我生气居然还能笑得这么开心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我的怒意再彪一层，毫不客气地冲他翻了个白眼。

「吃醋啦？」赵子钦又变得贱兮兮。

我直接就是一脚，「滚蛋！」

赵子钦反应倒是快，我脚才刚伸出去，他就立刻抓住我的脚踝，大概是在兵场晒的，即便隔着几层布料，我仍能感受到他掌心灼热的温度。

我欲抽回腿，却发现赵子钦力气大得很，那只手就像枷锁一样，我怎么都拉不回，我骂道：「赵子钦，你给我放开！」

「我媳妇的脚，摸摸怎么了？」他又犯贱，完了还特别硬气地说，「不放！」

我气得弓起身子想用拳头教训他，结果手都还没挥出去，我目光一偏，脸蹭一下就熟了。

不远处大大小小的侍从都在捂嘴偷笑，数不清的目光全落在我和赵子钦的身上，这回是真真丢脸丢到家了。

我是又急又气，奈何腿在赵子钦手里捏得牢牢的，只能以这种怪异的姿势站着，突然，我灵机一动。

「给老娘滚进来！」

「好！为夫马上滚进来！」

「……」

我怎么有种中计的感觉？

赵子钦这才放开我，连忙进屋，反脚将门一勾，门闩得严严实实。

我刚转身想离他远些，赵子钦动作比我还快，他一个弯腰，我就打横进了他的怀里。

我实实在在被吓到了，瞬间悬空让我不自觉地搂住他的脖颈，生怕掉下去，可赵子钦笑得更甚了，「我听话不？」

我没理他，而他话又不停，「听话的夫君可是要赏糖吃的！」

「我可没糖。」

这回轮到他不说话了，赵子钦用舌头轻轻舔了下唇，片刻后见我还没有反应，大概是觉得我太蠢了，长叹一口气，无奈道：「忘性这么大，看来我走之前得好好教教你。」

我云里雾里的，没明白他的话，直到他抱着我走到床前，轻轻将我放下后，不给我反应的机会，直接扑上来，双手支在我的

两耳边，一双眼含情脉脉地盯着我。

这一刻，我终于察觉出不对，在赵子钦有所动作前，忙将脸撇向一边，只想着不对视。

因为我知道，但凡我与他有亲密接触，只要一对视，我铁定完蛋，他的眼神会勾人，而我总能轻易上钩。

赵子钦越贴越近，我能感觉到他的鼻息越来越沉，喷薄在我的颈间，像是点火般燃至全身。

「宋鸢……」

他轻轻地唤了我一声，我闭上眼，用极轻的声音回了他一声「嗯」？

他的唇贴上我的耳郭，一说话就痒得要命，我缩起身子想躲，结果赵子钦腾出一只手摀住我的肩，我又被他定住。

「蜜饯一事你真忘了？」他问。

这一句话直接把我点醒了，其实当时那个吻后劲特别足，让我六神无主好几日，但这两天发生的事，让我根本没心思去想那个吻。

但我没承认，反而试图转移话题，我回过头问他：「想吃蜜饯了？我马上给你买！」

他摇摇头，毫不留情地揭穿我，「看来是真忘了。」

我垂下眼帘，努力掩饰心虚，可赵子钦只是轻轻笑了一声，随后松开我的肩，细长的手指勾起我的下巴，指腹还一下又一下地打圈摩挲，舌头也不安分地舔着唇。

这狗子在勾引我！

本还满肚子不满，被他这么一顿操作，怨气再多也消了，现在只觉得浑身发烫，特别想扯过边上的被子，将自己闷得严严实实。

「你……不会又……」我小心翼翼地问他，可还没问完，我就后悔了。

赵子钦一个覆身，人就贴了上来，准确点说，应该是他的唇我的唇再次契合了。

我顿时绷紧全身，虽然我预料到他会这么做，但真吻上的那一刻，我还是有一瞬间的怔愣。

赵子钦若想撩拨我，总有一套法子，而我现在也能摸清他的套路，我猜待会儿他又要说情话了。

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他就停了下来，抬眸看着我，墨色的眸子染上一丝情动，他的喉结上下滚动，「你说过与我同心同德，我信，我也说过绝不负你，你信我！」

陷入爱情中的女人总是没有安全感的，在李思思面前的赵子钦，一言一语都给了我极大的不安，我信他，但李思思的出现，又让我不敢全信。

「李思思绝不简单，这个时间点母后把她带来，目的并不在我，而是你。」他开始与我解释李思思的事，「我明日一走，就不能在你身边护着你了，无论何时，你都要有意无意得防着她。」

我不明白他说的话，也不知道要防的「她」是指皇后还是李思思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他一旦去往漠北，我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。

「往后要让你受苦了。」他说到这，眉头微微皱起，满面的怜惜。

我见不得他这样，就像前次夜里传召，他也是如此忧心忡忡，为了让他放心些，我便起了逗弄的心思，「那你给我说说，要怎么补偿我？」

前一秒还为我担忧的他，听我如此一说，也笑了起来，翻身躺在我旁边，没回答。

我推一推他，「问你呢！」

赵子钦侧过身，将我搂进怀里，长舒一口气，缓缓道：「我们生个孩子吧！」

那语气极为认真，像是做出了一个特别慎重的决定，「若我回不来，有个孩子也能你有个念想。」

「说什么呢！」我坐了起来，骂他，「赵子钦，你只许胜不许败！」

他躺在床上仰望着我，眼中有股说不清的情愫，看得我心头一紧，之后我的动作远比脑子快，在我反应过来时，人已经伏在他的身上，亲了上去。

我愣住了，赵子钦也愣住了。

紧接着，身子一转，他再次掌握了主动权，我闭上眼，彻彻底底地沦陷。

二十七

翌日，赵子钦亲率大军奔赴北疆。

临走前，我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盒送给他，他十分意外，脸上满是惊讶地问：「这是什么？定情信物？」

我笑他，「算是吧，反正你千万要好好戴它。」

赵子钦笑着将锦盒打开，里面躺着一个配饰，是那颗从陈掌柜手里买来的珠子，经陈掌柜的巧手一造，变得愈发漂亮。

他拿起珠子仔细瞧了瞧，「这珠子确实特别，媳妇送的果然漂亮。」

我没告诉他我带着珠子去清心寺找妙慧大师开过光，如今它受了神佛庇佑，我相信赵子钦戴着它，总能平平安安的。

赵子钦又将珠子塞回我手里，我不明所以地看他，他勾着嘴角，调笑道：「我手笨戴不好，你给我戴。」

我实在没想到他也会有撒娇的时候，从前见他一本正经，哪知道都是装的，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贴近他，低头仔细把珠子戴在他的玉带上。

离别的不舍总能引出不少心里话，我叮嘱他要吃饱穿暖，若受了伤赶紧让军医看看，别硬撑，你是太子，再想拼也得留条命回来。

他闷闷地道了句嗯，而后又说：「你爹出征那日我就想，若哪日我也要上战场了，你会不会牵挂惦念。」

「那不是废话。」我兀自说道，又担心他想些有的没的，于是往他脸上揪了一把，警告他，「你最好平平安安回来，我可不想做寡妇。」

他闻言低低笑了一声，我也跟着笑起来，分别的难过与不舍好像忽然就淡了。

良辰吉时到，战鼓敲响，赵子钦必须得走了，走前他最后拥抱了我一次，在我耳边叮嘱了一句，「在我回来之前，定要照顾好自己。」

我哽咽着，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能点头算是回应。

赵子钦紧紧拥着我，良久后一跃马上，扬鞭而去。

我仍像目送我爹那次一样，在城墙上站了许久，望着他远去的方向，心里有许多不舍，可我身边却没有人牵着我，给予我安慰了。

后来日子还是如常，只不过府里多了一个人罢了。

我原先并不待见李思思，可接触几天后，发现她还蛮招人喜欢的，但我这个喜欢单纯是指在吃上面。

我给她安排的住处离我较远，这样我好不会日日撞见她，毕竟眼不见心不烦。

可李思思总借着各种由头来找我，不是带着吃的就是带着喝的，她肯定是对我的喜好下了不少功夫的，否则怎么每次都能恰到好处地对上我的口味。

这天，李思思照常拎着一篮吃食来了，刚进门就冲我甜腻腻地叫了一声姐姐。

我看都没看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手里的东西，「今天又带什么好吃的啦？」

李思思打开食盒，顿时飘出一股诱人的香气，直扑我的鼻腔，馋得我差点流出口水来。

「这是茴香鸡，思思特地为姐姐做的。」

对，我差点忘记说了，李思思啊，不单人长得漂亮，厨艺也是相当好，做的美食色香味俱佳，我觉得比刘大厨的手艺都要更胜一筹，所以在厨艺方面，我对她是有一些崇拜的。

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就往嘴里塞，还不忘夸她，「思思，你的手艺真是一绝！」

李思思不好意思地笑了，「姐姐爱吃就好！」

我想向她讨教一些秘方，亲自做给赵景煜尝尝，但我又怕她不愿意教，秘方哪能随意告诉别人。我嘴里叼着筷子，看看她又看看桌上的鸡，几度想开口，最后还是咽回了肚子。

李思思心思细腻，见我犹犹豫豫的模样，一屁股坐到我身边，小手还搭上我的手臂，笑道：「姐姐是想问这鸡如何做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「你手艺这么好，我笨手笨脚学不会的。」

李思思一摆手，「哎呀，姐姐，下厨之事，只要有耐心就够了，和聪不聪慧无关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觉得她在骂我不够聪明。

这下几里对她积攒的好感顿时全无，就连我嘴里的鸡肉都不香了。

我默默放下筷子，再也没动桌上的茴香鸡。她大约察觉出我不高兴了，倒也识趣地闭了嘴，眼睛瞟了我几眼，最后讪讪起身告退。

可李思思人还没走出去几步，李侍卫就匆匆忙忙跑进来，嘴里还喊着：「太子妃，太子爷来信了！」

这下李思思直接不走了，折身回来站在我身后，像是被定住般一动也不动。

赵子钦走时我嘱咐他要记得多寄信回来，到如今这也才是第一封。

李侍卫将信递来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，可还没看到其中的字，我立马又合上，转头看了李思思一眼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回去休息吧！每日跑我这来怪累的。」

一般常人听到这话应该能明白我其中的意思，但李思思不一样，她装傻，非要赖着不走。

可赵子钦写给我的信，我就不乐意给她看，于是刚想使些必要的手段赶她，哪想，李侍卫在这时很不时宜地咳了一声，我回头睨了他一眼，最后还是乖乖听他的，没赶李思思。

赵子钦做事总是想得长远，其中之一就是把李侍卫留下，专门用来防止我犯错的。

我重新打开信，信上的内容不多，都是些报平安的话，我爹已经醒来，身体也慢慢好转，再过不久都可以重返沙场了。他自己前段日子打了胜仗，身上受了不少伤，但也只是小伤，没几天活蹦乱跳了。

我看到这，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。

信的最后，赵子钦还不忘打趣我，怀上了吗？

短短四个字，羞得我面红耳赤，立马惊慌失措地合上信，不知道有没有被李思思看去，反正我是不能再留她了，旋即起身，一把将李思思和李侍卫推到门外，再利索地关上门。

我靠在门框上，满心雀跃，再次打开信，用轻似蚊蚋般的声音念出那四个字。

怀上了吗？

二十八

后来，还不等我找太医看看肚子的动静，府里就出了一件大事。

李思思不见了。

她屋里的侍从跑来禀报时，我起初是不信的，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不见。

可侍从告诉我，李思思昨晚就不对劲，从我这回去后便将自己闷在屋里，谁不都让进，直到今天早上，侍从准备伺候她洗漱，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回应，不得已推门而入，却发现屋子里根本没有李思思的身影。

我马上带着人把整座太子府翻遍了，任何角落都没放过，却还是没找到。

我这才慌了神，李思思不是一般人，单是诚王义女这点，此事一出，我根本没法交代。

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正想着该怎么办时，李侍卫忽然开口，神色沉沉，「太子妃，府里还有一处地方未搜。」

「什么地方？」

「太华池。」

那一瞬我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有多难看，毕竟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去搜太华池，也不敢想象如果真从里面发现李思思的身影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

可我还是带着李侍卫奔到太华池前，池子并不大，水面上满满都是荷叶莲花，隐约还能看见些许锦鲤游走，我儿时贪玩曾溺过水，险些丢了性命，以至于现在的我看到湖水就心生恐惧，不敢靠近。

嫁进太子府三年，这是我第一次靠近太华池。

水面平静，无一丝涟漪，我看着水下的锦鲤，颤声道：

「捞！」

众多侍从顿时跃入池中，钻进水底细细搜寻，我站在池边只觉得喘不上气，李侍卫瞧见我不对劲，忙让我到一边休息，可我不敢坐也不敢离开，目光紧盯水面，一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，「准备马车，我要进宫。」

捕捞进程十分缓慢，侍从一个接一个冒出水面，告诉我没有找到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无论李思思是死是活，就现在而言，太子府上下都择不干净了。

搜捕继续，满池的莲叶被搅得不成样子，连碧色的水面也浑浊得一塌糊涂，我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慌乱，与其在这等看不到的结果，倒不如进宫面见皇后，无论怎样的处置结果我都认。

我把李侍卫留在府上，让他一面监督太华池的进展，一面严把全府，不让任何人出太子府。

临走前，我又嘱咐他几句，「李思思的事，在我回来之前一句话都不能透露出去。」

看到李侍卫郑重地点头，我心里的忧心才稍减，那太华池，只盼搜不出什么才好。

我转身，加紧脚步朝外走去，可没走出几步，就听见身后有人涌出水面的哗哗声，我停下脚步，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，那句最怕听到的话还是听见了。

「太子妃！找到了！」

我折身奔回太华池，一具发胀的女尸赫然躺在池边，被水泡了一整夜，李思思原本精致的脸蛋已浮肿得不成样子，那双翦水秋瞳如今瞪得巨大，想必死前受到极大的苦痛。

「她的脚上被人绑了块石头，难怪尸首浮不上来，太子妃，您看怎么处置？」将李思思打捞上来的侍从问我。

我受不了这样的场面，忍住满腔的悲痛，撇过脸不敢看她，就连这个问题我都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明明前一天还欢喜地叫我姐姐，谁能想到仅仅一夜间，她便成了一具冰凉的尸首躺在我眼前。即便我算不上喜欢她，可到底是和我一起生活过的，多少有些感情，遇上这种事，我没法做到冷静自持。

忽然间，我的脑袋一阵恍惚，眼前出现了一幕熟悉的场景，那个本被我差不多淡忘的场景。

长春宫前，我也曾目睹过一具亡尸，指尖染血，白布一裹，就算收尸了。

我不希望李思思也是这样的下场，于是鼓起勇气再看李思思一眼，对着李侍卫吩咐道：「买一副上好的棺槨，好好厚葬她。」

李侍卫没答话，只让几人将李思思抬走，我脚下一软差点栽倒在地，幸好一旁的侍女眼疾手快将我稳住。

「我要进宫！」

二十九

我没去见皇后，而是去见了皇帝。

在马车上我仔细想过，能在府里悄无声息地杀掉一个人，这个凶手必定对太子府特别熟悉，才能完美避开夜里巡查的侍卫。

但为什么凶手选择抛尸太华池而不是选择荒郊野外，我只能想出一个解释。

杀人者，目的不在李思思，而是太子府。

我忽而明白了皇帝曾对我说过的那句话，比坐上太子之位更难的是，如何坐稳。

李思思的身亡，太子之位的威胁，面对这些变故，或许皇帝会有应对办法。

马车还没到，我便急得一跃而下，直奔明华宫，却在宫门前被皇帝身边的李公公拦下。

「太子妃，皇上正在商议朝政，不得擅入。」

他笑得一脸和煦，完全不明白我内心有多焦急，我探头往里看，可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李公公直接挡在我面前，笑问：「太子妃，皇上怕是一时半刻谈不好的，要不您先回，明日再来？」

这事怎么能等，「李公公我今日一定得见父皇，事关太子等不了！」

说完我猫着身子就钻了进去，动作之快李公公都来不及反应，在他大嚷着要将我拉出来前，我拔腿就往里跑，完全不顾什么皇家礼节了。

可待我走进，看清皇帝身前跪着的人是谁时，顿时悔得肠子都青了。

是诚王，李思思的义父。

我不住地往后退了几步，却被皇帝一眼瞧见，沉沉唤了我一声。

我只得硬着头皮迎上去，跪在诚王身后，小声道：「参见父皇。」

诚王这才发觉我在场，偏过头看了我一眼，可这一眼阴鸷而又锐利，像把刀直直扎入我的眼里，让我浑身一战。

我撇开脸不敢看他，可一对上皇帝的视线却发现，皇帝的脸也黑得吓人，目光里是从未有过的凌厉。

皇帝似乎特别不满意我的莽撞，「如今这么不知礼数了吗？」

我颤巍巍地解释：「父皇，儿臣有要事禀报！」

「说！」

李思思死了。

这短短五个字，此刻却卡在了喉咙里，无论我怎么想措辞，都说不出口。

皇帝盯着我，见我张着嘴却说不出半个字，有些不耐烦了，「明日再来吧！朕与诚王还有要事商议。」

「父皇！」不能再等了，我五指攥紧看向诚王挺拔的脊背，嘴唇都在发颤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：「李思思……死了。」

我原以为，在生死面前，无论是谁都做不到无动于衷，可诚王的反应实在让我惊愕。

他就像没听见似的，一动不动跪在地上，宽阔的脊背依旧挺拔如松。

倒是皇帝被这事吓得微微一愣，但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向我询问事情的起始，我仔仔细细地回应，不敢错漏一丝一毫的信息。

直至我话毕，我才听见诚王啜嚅了一句，「人在哪？」

我望向他，看着他缓缓起身，「还在太子府。」

也许是跪久了，他起来时身子有些微晃，但很快就站稳脚步，目光在我身上匆匆一瞥，冷冽地道了一句：「我会差人将她带回诚王府，思思的后事便不劳太子妃挂心了。」

若是李思思还在，诚王要带她回去我高兴都来不及，可面对诚王如此冷漠疏离的态度，我不敢将李思思交给他，也许打从她进诚王府的那一日起，义女二字不过就是个幌子，死了一个李思思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，她们的生或死与他何干。

「宋鸢自会厚葬思思，诚王爷若不放心，可亲自到太子府过目。」我也不同他客气，直接驳了他的话。

诚王却笑了，语气变得咄咄逼人，「太子府出了这种事，太子妃还有闲心处理思思的后事，本王佩服。」

我听出他的话外音，本没想理会，可他又说：「别到时候，善事做不成，反而自身难保了。」

我也以笑回他，冷冷道：「听王爷话里话外的意思，难不成以为是宋鸢杀了思思不成？」

诚王仍旧笑着，没接话，算是默认。

这实实在在把我气到了，但我面上还是克制住脾气，沉声道：「我宋鸢行得端做得正，问心无愧！」

皇帝看出我与诚王之间气拔弩张的气氛，适时出来打断，可一句话就把我的期盼断得彻底。

「思思是诚王义女，后事还是由诚王操办为好。」

皇帝金口一开，谁能驳了，但我不甘愿，试图向皇帝请求，眼睛一瞟，视线刚转到皇帝身上，便捕捉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，我懵了，那一刻甚至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，于是我眨巴几下眼，再看去时，皇帝那双浑浊的眼中哪有笑意，唯有深不可测的眸光。

「父皇！」我喊道。

「太子妃看管太子府不力，罚禁足半个月。」

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进宫一趟得到的结果竟会是这个，但我说过，无论结果怎样我都认，禁足我认，可让李思思死不得其所，我不认，又或者，诚王借李思思之死，趁机弹劾太子府，我亦不认。

但我认或不认，皇帝的一道禁令就能让我闭了嘴。

之后，半个月的禁足变为一个月，甚至封锁所有消息，不允许我与外面的人有任何接触。

我糊涂了，皇帝的旨意实在让我糊涂。

李思思之死，把一切都搅得如此复杂，或许诚王说的没错，此时的我真的已自身难保。

三十

李思思被诚王派来的人抬出去时，我就站在不远处，眼睁睁看着李思思以我最不愿的形式离开。

白布一裹，黑棺一盖，此生便匆匆了结。

待他们走后，我独自一人走到太华池前，因为才死过人，府里上下没人敢靠近，换作以前，我也是一百个不敢，但现在，我望着浑浊的池水，一点惧意也无，心底有的只剩愧疚。

若是昨日我把她留在自己屋里，或许她就不用死了，亦不用躺在冰冷又见不到天日的水底。

她那么会做饭，手又巧又漂亮，我都还没夸够她的厨艺，只一夜的时间，便天人两隔。

我记得李思思刚来时说过，她是因为饥荒才逃难到这，遇上诚王的施舍，她想必是感激涕零的，或许她以为披上诚王义女的外壳，便有享不尽的富贵，可她不知道这虚假的外壳之下，自己已然成了权位之争中的一枚棋子，待到用时，便是血淋淋的死字。

李思思的死烙在我心上，怎么甩也甩不掉，我不知该怎么纾解情绪，闷头蹲在地上，视线渐渐涣散，最后把我唤回来的是一道奶萌的声音。

「娘！」

我寻声望去，赵景煜不知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，一见到他，我原还垮着的脸一下笑了起来，再怎么难过，我也不愿显露在一个孩子面前。

我张开双臂，赵景煜一下冲进我的怀里，小脑袋埋在我肩上，闷声问道：「娘，为什么外面那么多人？为什么他们说小煜明日不能去柳太傅那上课了？」

我没告诉他实话，胡诌了一个原因，「因为柳太傅告诉娘小煜特别听话，所以奖励小煜在家玩一段时间，再回去上课。」

谁知道，赵景煜一听连连挣扎起来，我放开他，问他怎么了。

赵景煜却扁起嘴，一脸哭相，向我诉起相思之苦来，是了，我怎么忘了他有个心上人，柳太傅家中的小姐柳舒兰，这一个月见不到怕是得撒泼打滚了。

我试着哄他，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依他，却不管用，这时我忽然反应过来，喜欢一个人是这世上什么都换不来的，最珍贵最难得的宝物。

我也有个心上人，远在边疆，不知他吃了哪些苦，受了哪些罪，他亦不知我的身边发生了什么，我又有多担心他。

我一把将赵景煜搂到怀里，轻轻拍着他哭喘的背，缓缓说道：「爹爹走了那么多日，小煜就想舒兰姐姐，却不想爹爹吗？」

赵景煜一哭起来就说不清话，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，「想的。」

我轻轻笑了起来，眼里却落下一滴莫名的泪。

「娘也想他了。」

我想念他牵起我的手，那掌心温热的安全感；想念他拥抱我时给予我的依靠；亦想他与我调笑的日子，让这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

赵子钦，我照顾不好身边人，或许也照顾不好自己。

我抱着赵景煜回屋，费了好大劲才将他哄好。他非要我许诺将来把柳舒兰许配给他，我起先没答应，毕竟婚姻之事得情投意合才行，我现在随口就应了他的话，那往后万一做不到怎么办？

结果他回了我一句，娘只要答应了，小煜就一定能做到。

我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，也许是懵懂未知给予他的信念，我不想摧毁它，但也不想这么轻易答应这桩婚事，只好换个说法，等你长大了，你的媳妇自己选。

赵景煜这才哼哼唧唧地安静下来，爬到床上，摇着小脑袋傻笑。

而我则坐到书案前，提起笔沾些墨，在信纸上落下浓重的一笔。

夫君，妾身一切安好。

这是第一句，之后我想了许久都没再落笔，关于李思思，我不知该如何写，又或是该不该写。

皇帝曾说过，这场仗他必须胜，我不希望他被李思思背后的推手打乱阵脚，同时我亦信他，他赵子钦岂是轻易就能打倒的？

想来想去，我最后只加了一句话。

平安，望你一切平安。

三十一

李思思的死到如今就算落下帷幕了，至于真凶是谁，皇帝没追究，而诚王也不打算追究，毕竟诚王只需太子府杀人这个结果就够了。

其实我心里有个底，毕竟全府上下会武的拢共就那么几人。大动干戈容易打草惊蛇，我干脆先按兵不动，暗地里再慢慢查。

我虽被禁足，但日子照样过得舒服。

这人一旦舒服了，体重就开始水涨船高，飘得飞快，我拦都拦不住。

本来我还没发觉自己胖了，还是赵景煜提醒的我。

某日，赵景煜特别乖巧地做着功课，我坐在一边特别认真地看着书，一本在众多官家小姐中流传的虐恋爱情故事，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，我手里这本还是特意托人从礼部尚书家的小女儿那借来的，明日就得还回去了，我必须抓紧时间看完。

正看得兴起，眼泪花刚刚冒出来，还没落下呢，就被赵景煜的一声「娘」打断了。

我泪眼蒙眬地看向他，只见他歪着脑袋，一脸困惑地看着我。

我以为他是遇上什么难题了，便放下手里的书，走到他身边，问他怎么了。

结果赵景煜直愣愣地盯着我，小眼珠上下来回转动，看得我都糊涂了，我赶紧摸摸脸蛋，问他：「脸上有东西吗？怎么这么看着娘？」

赵景煜这才悠悠道来，一句话简直没把我气死，他说：「娘变成小胖妞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摸着他脸的手一顿，还不知该做何反应，眼泪就先落了下来。

「有点像……」他似乎想到什么合适的比喻来，大笑起来，「像瓷娃娃，圆滚滚大白肚的娃娃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知道他说的瓷娃娃是什么，那还是我从陈掌柜那淘来送给他的，浑身雪白又胖乎乎的，当初买的时候就是因为瞧着可爱，像极了赵景煜，才买来送他的，哪想，现在被他用来比喻我了。

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最近确实比以往更能吃了，什么瓜果零嘴都吃得一点不剩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奈何府门一关，我是一只脚也踏不出去，吃得多动得少，体重可不得往上走。

被这小插曲一搅乱，我没了继续看书的心思，连带着心情也低了许多。我坐到梳妆镜前，那光洁的铜镜毫不避讳地映出我发福的脸蛋，其实我本来就算不上多瘦，因为爱吃，我从小就是一张圆脸，可我爹告诉我这是福气，许多人盼都盼不来的福气。

要是我爹在这一定乐得不行，还会夸我越来越有福气了，可要是换作赵子钦，我还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。

一想到他，我又想起前段日子他寄来的那封信，以及信底下最后一行字。

怀上了吗？

找太医这事本来早该去的，可中间突然出李思思的事，我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，现在想想，我觉得怀孕这事不太可能。

胃口这么好哪里像是有孕之人？我虽未有孕过，但也听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知识，头几个月都得吐，吐到什么都吃不下那种。

我低头，捏捏肚子上的肉，自言自语道：「吐？能少吃些我都千恩万谢了！」

之后，我顿顿饭都努力克制自己的胃口，尽量少吃，我可不想再继续膨胀下去了。

身边伺候的侍女看出我的胃口变化，以为我哪不舒服，连饭都不吃下多少，不免有些忧心起来，于是贴心地问我需不需要看太医，我忙摇头，生怕被人看出我的小心思。

谁知道赵景煜这小子直接拆我的台，一脸认真道：「娘要好好吃饭，爹爹说过就喜欢肉乎乎的娘。」

我拿着筷子的手都不知道该伸向哪，这下在场的人都知道我为了减重不吃饭了，还被孩子教训了一顿。

最后我直接夹了一大块肉放到他的碗里，试图以此堵住他的嘴，他吃了起来，我身后的侍女却轻轻笑了，「太子妃为何突然要减重？」

我将面前的碗挪到一边，搁下筷子，转身问她：「没觉得我最近胖了？还变得特别能吃？」

她掩唇笑了几声，才道：「太子妃是个丰腴美人，哪和胖字搭得到边。」

我不信，她们不敢说实话，只会拣好听的与我说，我也不怪她们，这些话过一遍耳就算了。

可她随后说的话，让我一下就来劲了。

「太子妃若真想减重，奴婢听说徐太医那有一道秘方，专供给宫里的娘娘们使的，您想想，宫里的吃食样样都是顶好的，可为何从未见过身材圆润的娘娘？那些个纤纤柳腰全是靠徐太医的法子才保持住的。」

这话听着玄乎，我半信半疑，问她：「你这是打哪听来的话？」

她猫着腰，对我附耳道：「就前几日，奴婢去礼部尚书家为您借书时，无意间听到那些小姐们讲的闺房话，说的就是这事。」

见我仍是不信，她又道：「太子妃若是不信，把徐太医叫来一问，便知真假。」

她说得一脸认真，那模样就跟她吃过一样，可最后我还是很没出息地信了。

徐太医来时，我正躺在床上榻上，一边摸着自己的肚腩，一边看着未读完的话本子，刚听见门外传来匆匆的步子，我便一骨碌坐起，整理好仪容，静候徐太医。

他规规矩矩地行了礼后，便仔细向我询问哪里不舒服。

我没跟他兜圈子，直言问他秘方的事。

徐太医先是一愣，似乎没想到我知道这事，可也没着急回复我，而是打量了我几眼后，才道：「太子妃，此方性烈，轻易用不得。」

我眯起眼看他，发现他眼神躲闪，不敢与我对视，我心里便有数了，八成是他不愿给我方子这才胡诌的话。

「徐太医，那你来给我把把脉。」我挽起一小截衣袖，伸到他眼前，假笑道，「能不能用不还得瞧了才知道？」

徐太医不敢驳意，连连应声，从药箱里拿出一块垫包，放在我的腕下，一旁的侍女取过帕子搭在上边后，这才开始把脉。

我对自个的身体特别有信心，能吃能睡的，想来绝不会差到哪去。

而且我眼见徐太医的脸上逐渐浮现一层笑意，心里更是一百个放心，刚想问他，凭我这体格那方子我还用不得？

可惜我连嘴都还没张，他的一句话直接将我炸得魂都没了。

「微臣瞧这脉象滑实有力，是道喜脉啊！恭喜太子妃！」

求个方子，居然求出了这个结果？

这简直比赵子钦想与我同房还要来得突然。

等我缓过神来，就看见徐太医坐在一边写方子了，我不敢相信，再三问他，「真有了？」

可就算徐太医接连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后，我还是觉得奇怪，「若有孕我怎么一点孕吐的反应都没有，反而会吃得很？」

徐太医笑道：「这孕吐也因人而异，想必是太子妃体质好，才能免受这遭罪。」

我再次沉溺在震惊当中，久久不能言语。

赵子钦，你喜当爹了！！

三十二

我有喜的消息很快就传进宫里。

皇帝下了道旨意，李公公便立马带着圣旨和一堆赏赐到访。

我盯着那一堆东西，直犯头疼，给我这些还不如早点把门口的侍卫撤走，大半个月过去了，我真怕自己被这禁足闷出病来，可惜皇帝并不打算这么做，反而增添了不少守卫，将太子府看管得严丝合缝。

李公公对我解释道：「太子妃好好养胎，这头胎可得万分小心，太子爷不在身边，皇上便想着法子将您照料好。」

我纳闷了，这哪是照料我？是生怕我跑出去才对吧！

心里虽是这么想，但我哪能说出来？只能点头笑道：「儿臣多谢父皇厚爱。」

李公公走后，我差人将那成「山」般的赏赐搬到屋里，领着赵景煜去找找有意思的玩意儿。

果不其然，有一箱子里全是孩子玩的东西，赵景煜瞧见，眼睛都亮了，半个身子都扑了进去，我被他逗乐了，拎着他的后领将他拖出来，打趣他：「娘瞧你见到玩具比见舒兰姐姐还开心啊。」

赵景煜似不满我这么说他，一边挣开我的束缚，一边伸手往箱子里掏，不答我话反问道：「娘怎么有这么多玩具？这些都是给小煜的吗？」

我听出他话里有闷闷的意味，尤其最后那句总觉得有些戳心，要是以前见到这些，早就捧着疯玩去了，哪会这么问一句。于是我蹲下身，将他拉到身前，问道：「娘说给你就是你的，小煜怎么会这么问呢？」

他睁着乌泱泱的眼看我，「好多人告诉小煜，再过不久就会有弟弟妹妹了……」

说到这他顿住，微微低下头去，看了眼手里抓着的娃娃，再抬眼时，眼中就冒出了水汽。

「娘会不会不要我了？」

这句话听得我心头一震，我向来宠他爱他，却从未想过将来我若有了自己的孩子会怎么对他，虽说他只有四岁，但他的内心是异常敏感的，得来不易的爱怎么舍得分给别人，他在害怕，害怕我肚里的孩子会抢走曾独属他一人的爱。

赵景煜打从出生起就没了爹娘，我心里始终是心疼他的，即使没有血缘这份关系，我仍是将他看作自己的孩子，可现在，我

也害怕了，我怕我做不到均分给他同等的爱。

我伸手轻轻擦拭他眼角的泪水，捧起他的脸蛋，格外认真道：
「娘不会不要你的……」

可我除了这苍白的一句话外，竟不知还能做出什么样的承诺。

倒是赵景煜听完我的话，耷拉的小脸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，拉过我的手，要与我勾手为证。

我依他照做了，看着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，我心里却是说不出的难受。

「皇后娘娘驾到！」

宫人高喊，粗哑的音调沿着弯弯绕绕的回廊传进我的耳里。

我起身，命人照看好赵景煜，便快步朝前堂走去。对于皇后的到访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只是没想到李公公前脚刚走，她后脚便到了。

因为腹中的皇嗣，我现在倒是成了香饽饽，要不是因为禁足令，怕不是现在满堂都是人了。

待我赶到时，皇后正坐在堂中，手里捻着一串佛珠，一群侍从捧着大大小小的锦盒搬进走出。我看着这一切心里纳闷得很，才刚怀上就是这般大阵仗，待我腹中的孩子呱呱坠地时，不知道还能有多夸张。

「儿臣来迟了，还望母后莫怪。」我朝她微微一行礼，也是因为如今这身子，皇后一见便立马起身护着我，牵起我的手坐到一边，柔声道，「母后怎会怪你，如今有了身子凡事都小心些才好。」

我点点头，笑着回道：「多谢母后体谅。」

些许时日未见，皇后看上去气色红润了许多，原还憔悴的脸总算恢复了从前的神采，我淡笑道：「儿臣瞧着母后是愈来愈有风韵了。」

皇后掩唇轻笑几声，那双弯弯美目上下打量了我几分，似乎想从我脸上瞧出什么话来夸，可她的目光来回扫视，微启朱唇却说不出半个字。

我知道让她夸我实在有些为难她了，毕竟我在短短时间里将自己吃成一张大圆饼。在宫里，那些嫔妃在后宫之中争奇斗艳，盈盈柳腰乃是常态，如我这般壮硕的，她哪见过。

我赶紧岔开话，干笑几声，指着那些锦盒问：「母后送来这么多东西，儿臣哪用得了呀！」

皇后这才收回目光，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，忧心道：「母后怕你吃不好睡不好，特意找来一些吃食，好缓一缓太子妃的孕吐之苦。」

其实我很想告诉她，我不仅没有这方面的苦恼，反倒吃嘛嘛香，否则这一身的膘是哪来的。可我心里虽这么想，但并未打算说出来，若是说了，那一堆的东西不就是打皇后的脸嘛。

「儿臣那便先谢过母后了。」

「母后是过来人，有些事可比太医知道得多。」

皇后抬手招来一个捧着小罐子的侍从，她接过那罐子，揭开封口，从里面摸出一把梅子递到我手里，皇后笑道，「都说酸儿辣女，母后当初就是爱吃这盐渍梅子，后来才生了长……」

话至此，停得让我有些猝不及防，我知道她说的是谁，那个名字本就像根刺扎在她心里，现在突然顺着话就溜到嘴边，似乎连她自己都没想到。

长安，没活过十六岁的赵长安。

我接过她手里的罐子，放到一旁的茶桌上，那些试图安慰她的话却如鲠在喉，竟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关于长安的事，我知之甚少，只知道他年纪轻轻就殁了，同李思思一样，在最好的年华里死在冰冷冷的湖水中。

「母后……」我轻轻唤她。

可回应我的却是一道清脆的声音，「嗒」，一连串的珠子掉落，敲击在石地板上发出尖锐的撞击声，我循声看去，竟是皇后手里那串佛珠，现下有些正沿着石缝缓缓滚落至我脚边，我弯下腰，想将它捡起。

这串佛珠看着已然十分陈旧，我刚嫁过来时，就见皇后戴着，不知道她戴了多少年，亦不知道它背后的意义有多深远，但想

来能贴身戴着的总归不一般，如今珠串一断，像是断了什么意义，看得我眼睛一涩。

我微微弯下腰，余光瞥向皇后。她的五指竟攥得紧紧，指尖像是要掐进皮肉般，一丝血色也无。

随后她的声音也同满地的珠子般，四分五裂，如蒙上了一层纱，含糊又隐晦。

「这佛珠一断，有些事也走到头了。」

皇后的声音是从未有过地冷，好似刚从冰窖中走出来，浑身泛着寒气，说的话也不带丝毫温度，那句话，就像冰碴子直戳我耳中。

三十三

皇后那句话这几天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，她将话说得那般决绝，很难不让我多想，可无论我如何揣度，都想不出一个解释来。

不过很快，我就明白了。

入了九月，日头就开始慢慢变短了，院里的桂花渐渐开了，秋风一吹，嫩黄的花连带着树叶便簌簌摇晃起来，桂花香也同秋风一起晃晃悠悠地弥散在空中。

我正坐在烛灯下，亲手为腹中的孩子缝制衣裳鞋袜，但我手拙，缝出来的针脚总是乱糟糟的，我气自己蠢笨，正准备拆线重新缝制时，窗外就飘来一阵桂花香。

我爱桂花，说实在点，是爱桂花糕。

以前在宋家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府里的嬷嬷便会为我做上好几盘桂花糕，我次次都吃得精光，即便是嫁进太子府，嬷嬷也不忘做好差人送来，直到去年，嬷嬷病逝，便没人再为我做桂花糕了。

我去院里折了一段桂枝，将它插在瓷瓶中摆在桌上，闻着桂香绣着衣裳，心里特别安心。

只不过，我的安心在下一刻却堪堪碎了一地。

屋外匆匆跑进一人，满面惊慌，见到我连脚都没站稳，喘着粗气直指外边道：「太子妃……出事了……」

我连忙放下手里的活，见来人如此，心也跟着慌起来，「出什么事了？」

「太子府闯进来好多兵，看衣着不像御林军……」大概是跑得快，他连话都说得不太利索。

我尚在禁足，没有皇帝的意思，谁敢闯进来，想来只有一人。

思及此，我提起裙子跨步奔向大门，没走多远便看见李侍卫带着几人向我赶来。

「太子妃，我已备好马车，您赶快随我离开。」李侍卫面色凝重，「若再晚一步，便插翅难逃了。」

他行色匆忙，即便周遭光线暗淡，可我也能察觉出李侍卫冷冽的气息，以及他腰间佩剑隐约折射出的寒光，我浑身一战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「外面是诚王的人吗？」

李侍卫没点头亦没摇头，甚至回应都答非所问，「太子妃，得罪了。」

说罢，他拽住我的手臂，匆忙往后院赶去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得魂都没了，整个人宛如木头般任由他摆弄。

他的态度已然是告诉我答案，诚王起兵谋反，太子府俨然不能幸免。

精神浑噩，直到坐上马车，我才想起赵景煜来，心下一慌，赶忙高喊道：「赵景煜呢？怎么没把他带来？」

可李侍卫对我的话置若罔闻，一跃马上，扬起马鞭直甩而去。

车身一晃，我险些摔倒在侧，马车奔得极快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听到不远处有追兵赶到，刀剑铮铮声仿似就在身后，甚至追兵口中的「一个也不能放过」也历历在耳。

「快停下，赵景煜还在里面！」我声嘶力竭地冲他哀求，一声声一遍遍，李侍卫却无动于衷。

他驾马一刻未停，月色淡如水，流淌在他身上，却让我第一次发觉他是如此冷血无情。

我侧过头望向逐渐远去的府邸，一片昏暗中闪现点点星火，我明明才承诺过赵景煜绝不会不要他，可在致命关头我却丢下他

不管，我食言了，我无法再面对赵景煜。

刀剑无眼，他那么小的孩子，面对这一切，怕是哭得不成样子，我最怕他哭了，他的眼泪就是我的弱点。

我回眸看向李侍卫，发狠了威胁他，「你若不停车，我便从这跳下去！」

李侍卫未回头，只冷冷回道：「太子妃可得分清轻重，难道你腹中胎儿还比不上一个外来的孩子重要？」

我哑口无言，他说得并没错，这世上有什么能比得上骨血至亲，我与赵子钦的孩子怎能舍弃，可赵景煜我亦不愿丢下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叫我如何抉择。

「咻！」

一支羽箭突然从一侧穿过，直直扎入车板上，尾羽甚至还微微颤动着，还不待我反应，接二连三的羽箭纷沓而至，霎时间，我惊出一身冷汗，身子还止不住地战栗。

我的视线逐渐混沌，只听见李侍卫冲我高喊了一句，「太子妃小心！」

再之后，我眼前一黑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三十四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悠悠转醒，一睁眼便是熟悉的景象。

长春宫，皇后殿内。

床边有侍女照看我，一见我醒了，忙退出去，将皇后唤来。

此刻我只觉得头痛欲裂，手不由自主地伸至额头，一下便摸到裹在额上的纱布，忽然想起来自己晕过去时好像撞到了车框，大概破了皮又上了药，才这般疼。

我撑着身子坐起，刚想下地却被闻询而来的皇后制止，「好生歇着，你这身子可经不起折腾。」

我伸出去的腿一下定住，可下一秒还是踏到了地上，皇后三两步走到床边，将我的脚收回去，又替我掖好了被子，这才安抚道：「这几天你就在母后这好好养身子，养好了再回去。」

我怎么能坐得住，赵景煜还在太子府中不知生死，诚王既然想将我置之于死地，那整个太子府又怎能逃过他的毒手。

「我要回太子府。」我挣扎着起来，面对皇后一字一句道，「赵景煜还在里面，诚王能放过他？」

皇后动作极快，朝屋外喊来人，又转头压着我的肩不让我动弹，似不满我胡闹，当即冷了脸，「那孩子比你的亲骨肉还重要？」

我愣住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她，皇后脱口而出的话，竟与李侍卫说的一模一样。

也许在所有人的眼里，赵景煜不过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孩子，即便冠上皇孙的名头，也抵不过皇家血脉四个字。

但对于我而言，赵景煜始终是不一样的，在太子府寂寥又无趣的日子里，他像一个从天而降的礼物，给我平淡的日子添上许多色彩，甚至有些事理我活了十九年都没明白，最后还是从他的嘴里明白的，他在我与赵子钦之间，早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屋外很快来了两三个侍女，分别按住我的手脚，皇后才松开我，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沉声道：「若非我护着你，你早就死在了箭下，能活下来，凭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！」

她话已至此，我再听不出来便是个傻子，忽然间我想起过往种种，长春宫抬出的尸体，皇帝同我说皇后万一做错事，望我与赵子钦能原谅她，再到她亲自将李思思送进府里，再到她先前说的了结二字，一个从前我不敢想的念头，彻彻底底地浮现在脑海中。

「诚王造反，母后可有……」参与其中。

那四个字我都不敢讲出来，话到嘴边生生被我咽了回去。

皇后未再答话，目光极沉地看了我最后一眼，而后拂袖离去，可没走出几步，她又停下步子，背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。

「大逆不道之事谁都不愿做，你若是我，未必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来……」说到这，她大约是哽咽了，停顿片刻后，又继续道，「可你又不是我，你不会明白失去孩子的苦痛，亦不明白在这深宫之中需受多少煎熬。」

随后，屋外也响起了一道清脆的落锁声，咋嗒，顺带也将我的眼锁上了，眼角甚至流淌出一道浅浅的泪。

赵景煜，娘食言了。

三十五

长春宫门前有侍卫守着，屋里又有侍女监视，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逃出去的办法，只好软着声音向他们哀求，可无论我如何费尽口舌，他们恍如木头般一字未言，我气不过，直接拔下头上的珠钗，抵在喉间，逼他们放我出去。

侍女见我如此，吓得大叫一声，又不停地劝慰着试图让我冷静。

可我既然做到如此地步，又有何惧，大喊道：「若不放我出去，我立马死在这。」

有人慌了神，急忙让外头的侍卫将皇后找来，我无所谓，皇后多么看重我腹中的孩子，又怎会眼见我死，但把她喊来多少是给自己找麻烦，我心下一急，赶忙阻止道：「你们若敢走一步，便等着进来收尸吧！」

「太子妃，万万不能冲动啊！」

我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那些人估计也被我的话吓到了，左右是不敢再动，我紧接着催促道：「把门打开。」

我明白这么做于他们而言是左右两难，但我又何尝不是逼不得已。良久，我始终未听见门锁的动静，心下一慌，慌忙喊道：

「不想我死，就赶紧开门！」

这话一出，门锁终于有了动静，我缓缓移到门边，视线牢牢盯紧屋里的侍女，心里却盘算着怎么安全出去。

可正当我踌躇之时，那扇门被人一把推开，随后一道雍容华贵的身影稳步踏来，她端着皇后的威仪，见到我的行径后，也不心急，反倒嗤笑了一声，「我当你有什么本事，原来也不过是使这种下等的手段。」

我将钗子抵得更深了，刺在皮肤上有些疼，可我不在乎，一些话想都没想就溜出嘴边，「与母后的所作所为相比，我的手段确实拿不上台面。」

皇后却像根本不在意我的讥讽，她自顾自言道：「我原想护着你，可你执意要送死，那我又何必强人所难。」

话至此，皇后顿住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抬手屏退屋里的侍从，对我颇为神秘道：「只不过，你死之前我得让你知道些事。」

我未答话，盯着她的脸只觉陌生，皇后变了，短短时间里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，只觉得她身上仅存的温柔在此刻已分崩离析，那双能藏事的眼也展露出从未有过的狠厉与恨意，皇后不再是皇后了，她好似对万事万物都已无谓，又或许，这才是她本性。

「赵子钦回来了！」

一句话，让我瞬间愣在原地，握着珠钗的手甚至有些微微发抖，我明白赵子钦迟早会赶回来，但没想到这么快，诚王逼宫不过一日的工夫，他便能赶到，我怀疑他一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件事，只不过等着诚王造反的时机，回京一举拿下，可这难免会是一场恶战，谁负谁胜都落不得好下场。

皇后将我的神情皆数纳入眼底，趁我发愣，她快步移到我身边，将我脖颈上的珠钗夺走摔在脚边，钗子落到地上直接断成两截，上面镶的珠子也散落在四周，滚至各个角落里。

见我仍在愣神，皇后变得愈发狠厉，沉声道：「可他回来又能怎么样？不过是羊入虎口，不堪一击罢了。」

诚王不会胜的，这是在我得知赵子钦回来后，脑中蹦出的唯一信念。

但听她如此说，我还是害怕了，并非怕赵子钦出事，我信他，他那么聪明要强，怎么会允许自己打败仗，我只是怕眼前人，怕皇后为达目的，不顾一切地豁出命，换来的是白绫一条，毒酒一杯。

我试图劝她，「可母后就没想过倘若诚王败了，自己会落得什么下场？」

皇后不做思量，冷哼一声后，告诉我，「不过就是一个死字，我若怕死，便没有今日这一出了。」

她果真是做了赴死的准备，可我想不明白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。

我心里藏不住话，思绪也被这场宫变搅得一塌糊涂，想也没想就问了出来。

「母后究竟为何……要这么做？」

皇后一下敛了神色，收回目光，转身往内室走去，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。

她走到高高的书架前，从最里边小心翼翼地取下一个细长的锦盒，看得出来她很宝贝这个盒子，即便外壳一尘不染，她拿到手中还是不住地用衣袖轻轻擦拭后，才缓缓打开，露出里面的真容。

我走进一看，是幅画。

皇后将画取出，展开后怔怔地看着画中人，不过一眼，她那双凌厉的眼就悄悄落下了泪，留下一道清晰的泪痕。

那画中是位少年郎，大约十三四岁，模样清秀俊逸，手握狼毫，正坐在书案前，或许他本在读书写字，却见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后，抬首笑得极为灿烂，如冬日的暖阳，一点一点暖进心里。

他是长安，我从未谋面过的长安。

「这幅画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了，我藏了很久，只敢在想他时偷偷摸摸地拿出来。」皇后说到这哽咽了，一手轻轻抚上长安的脸，颤着声继续道，「赵天禄他没有心，长安生前未能受到他的宠爱便罢了，就连遗物，他都要烧得一干二净，你问我

为何要做出大逆不道的事，又何不问问赵天禄，他为何要如此对长安，亦为何要如此对我？」

皇后喊出皇帝的名讳时，我惊得心都差点漏跳一拍，直到皇后说完，我才回过神来。

她将画像捧在怀里，整个人跌坐在地上，全然失了皇后的体统。

「他若有一日将长安挂念在心里，我也不至于如此决绝，可赵天禄的眼里只有赵子钦，德妃生的孩子就是宝贝，那我的孩子算什么？」皇后越说越激动，说到最后甚至是撕心裂肺地大喊。

我望着她颤动的肩，自己的心也不免一揪，可我还是不敢相信皇后会做出造反之事，也不敢相信她对皇帝的恨竟如此之深。

「皇后娘娘！！」

突然屋外传来一道急切的喊声，与之一起的是惊慌失措的脚步声，我连忙转身，看见一位公公闯了进来，跪在皇后面前，「娘娘，诚王被俘……」

皇后却未理会他，只是抱紧了画像，一面哭又一面笑，那双美目都失了神采。

直至公公接连唤了她几声后，她才稳住情绪，同我说：「德妃死后，我亲手抚养赵子钦，却没想到是养虎为患。」

「当初他害了长安，赵天禄一点责罚都没有，如今我也将会死在他的剑下，你猜赵天禄会如何？」

「他什么都不会做，不会哭不会笑，就像死了个宫人罢了。」皇后的声音渐渐弱下去，后又苦笑一声道，「也许还会想，他心爱的德妃终于瞑目了。」

这话不难听出其中意思，但我还是想亲口听她承认，于是颤声问道：「德妃是母后害死的？」

「她该死。」皇后忽然暴戾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大吼道，「她夺走皇上对我的宠爱，夺走皇上对长安的疼爱，竟还妄想夺走长安的太子之位！我沈明音乃一国之母，而她不过是个妃子，想骑到我的头上，做梦！」

她将真相一句一句摆到我眼前，毫无顾忌，全数倾泻而出，我的双腿打战，险些站不稳，我也终于明白赵子钦对皇后的恨意是源于此，面对弑母之仇，这么些年他到底是怎么捱过来的。

皇后忽然高举右手，细瘦的手在灯烛下好似染上一层绯红，她喃喃自语道：「她本可以不用死的，只要向我求饶，收起她的傲气，我真的会放过她，可她偏偏不听劝，命都快没了还敢拿长安威胁我，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。」

「为何？」陈年旧事，终有一日要重见光明，而今日，我非得问个一清二楚。

「为何？」皇后像听见笑话般嗤笑一声，随后又低下头看着怀中的画，落了泪，「我们当娘的，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

当年她们母子俩霸占着皇上的宠爱，长安有多羡慕只有我知道，我太心疼了，于是使法子让他装疾来换得皇上的怜爱，后来皇上的确慢慢改变，可长安的心疾装着装着好像就摆脱不掉了，关华琅手里握着这个把柄，想揭发我，我怎么能让她如愿……」

「所以德妃就该死？」我打断她的话，质问她，「母后下毒手时，难道不怕报应吗？」

皇后低低抽噎，再不开口，我想，报应早就来了，生命止于十六的长安俨然是对皇后最大的报应。

深宫中的仇与恨，有多少能理得清道得明，是非曲直，皆在她们的一念之间。

我拖着沉重的身子往后退了几步，皇后却突然抬眸，将我的动作悉数纳入眼底。

她望着我的脸不知过了多久，可我却再不敢看她，别开脸后，忽又听见她开口，也许是冷静下来，她的声音终于软了许多，她说：「你和从前的我可真像啊！单纯天真，没有一点心计，我这双手虽害死不少人，但从未想过害你，因为你太干净了，我不想把你搅进这腌臢中……」

皇后说着撑着身子，缓缓站起，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，我默不作声地后退，直到身后再无可退之路。

她伸出染着蔻丹的手，在即将触碰到我时停了下来，慢慢收回去，她浑身都在发颤，连声音也是，「母后手脏，还是不碰得

好，鸢儿，好好养胎，平平安安将他生下来，亦要平平安安抚养长大，千万别……重蹈我的覆辙。」

说不动容是假，可正当我犹豫着如何回她话时，皇后迅速从宽大的衣袖中拔出一把匕首，直直插入胸膛。

我目睹这一切，彻底被吓坏了，就连身子都没站稳，歪在一边，幸好有桌椅撑着，才没摔到地上。

我张嘴想喊人，却扯不开喉咙，发不出声来，还是跪在地上的公公见此，吓得大叫，尖细的嗓音划破了整座长春宫。

皇后倒前，留下最后一句话。

「我此生罪大恶极，不曾后悔！」

话毕，皇后便咽了气，带着她的长安一同走了。

三十七

皇后死了，宫里很快敲起了丧钟。

在这又沉又闷的声音里，皇帝脚步蹒跚地踏进了长春宫，他微微佝偻身子，看上去沧桑了不少，我见到他什么话也没讲，只是望了他一眼，便退至一边。

皇帝缓缓靠近皇后，却在几步后停了下来，他卸下腰间佩剑，又捏住衣角搓了搓手，那明黄的龙袍上便留下一片血印子，我一瞧见就心惊。

他做完这一切动作后，才继续往前走，可在他看清皇后的死因后，我明显看出他的一双手在微微发颤，或许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沉默了许久后，才喏道：「她是怕我怪罪，才选择自尽的？」

此时长春宫所有的侍从都已被我赶了出去，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问我，可这个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？

她连死都不怕，怎会怕皇帝的怪罪？她只是再没有脸面面对了，背叛皇家，亏负皇帝，也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皇帝的冷眼相待！

「父皇……节哀……」

我张了张嘴，能说出口的，好像只有这么一句。

这下皇帝的背更弯了，他缓缓蹲下身，伸手触碰到皇后胸口上插着的匕首时，浑身一震，想来是看到了那副画像。

「朕以为长安留给你的只有那串佛珠了，没想到你还偷藏了长安的画像，也好……」

皇帝自言自语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明白，可本该回答他的人已无法再开口了，我上前一步，告诉他：「那串佛珠，前些日子……断了。」

皇帝猛地抬头，混浊的眼中泛起点点难以置信，好半晌，他才道：「长安走的那年，她日思夜想，活得不成人样，一双眼差

点哭瞎了，朕便狠心命人将长安所留之物挪到别处，可谁想当晚走水，所有东西全烧没了，唯有那串佛珠尚存……」

说到这，他声音渐低，全身似乎都被抽走力气，软绵绵地靠在桌边，牵起皇后染血的手，面上涌出一抹痛苦的情愫，他哽咽道：「朕对不起你，这辈子都……对不起你。」

皇帝的每句话每个神情，我都听在耳里看在眼里，在知晓一切的前因后果后，我眼里流不出一滴泪。也许皇后生前从未听皇帝说过一次抱歉，毕竟他在皇帝的位置上坐久了，怎愿意纡尊降贵地说出那三个字。他只敢在她死后千般万般地后悔，我甚至很难分清他此刻说出口是不是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罢了。

我忽然觉得屋里闷得慌，胸口憋着一股气怎么也透不出来，便悄悄逃了出去。

必须先找到赵景煜，这么久没见到，我真怕他出什么事。

我找来皇后身边的贴身侍女，逼问关他的地点，可她正为皇后之死哭得稀里哗啦，听得我心里直发怵，我一急，破口大骂，她这才跟我说正事，可她抽抽噎噎的，愣是说不清楚。

言语间，我努力拼凑出几个字，城西，南华府。

我立马冲往宫外，可还没走出几步，便被人从身后一把搂住，顿时吓得大叫起来，宫里现在乱得不行，怕不是哪个贼人想借我助他安全脱身，正当我思索该怎么安抚他别乱来，就发觉这人不对。

那只搂着我的手渐渐变得不老实起来，轻轻地抚着我的腰窝，随后又移到小腹上停住。

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抬起脚就要往身后的色鬼踹去，一边大嚷着，「我乃太子妃，你若敢对我不敬，太子定不会让你活着出去！」

结果身后的人反而愈发大胆，整个人都贴了上来，将我环在怀里，脑袋甚至抵到我的肩上，听见我威胁不怕反倒轻笑一声，「皇上来了都没用，难道我抱抱自己的媳妇还有错不错成了？」

这声音如此熟悉，他才说了几个字，我就听出来了。

「赵子钦……」我轻轻喊他。

「嗯。」他将我抱得更紧了，「我回来了。」

我伸手覆在他的手背上，眼睛一瞬间泛酸，想起他不在时身边发生的种种，一股莫名的委屈涌上心头，特别想告诉他自已经历了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又沉又重的四个字。

「我好想你。」

「我亦是。」

三十八

我与赵子钦一块去接的赵景煜，到南华府时，我着急忙慌地冲进去，可还没走出几步就发现赵子钦人不见了，一回头却看到

他顿足在门口，抬头望着府门上的匾额若有所思，我喊了他几声，未得回应，于是无奈地折身回到他身边。

「看什么呢？」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这是一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匾额，但那南华府三个字却不普通，刚柔并济又清秀飘逸，不知是出自谁的手，可现在我只关心赵景煜，生怕再晚一步，那孩子便怨我更深一分。

我一拉他的手催促道：「这字是写得不错，但当务之急是赶紧进去把赵景煜抱出来。」

赵子钦似乎这才回过神，回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湿润，大约出了不少汗，他抬起步子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沉声道：「这是长安的字。」

这回换我顿足了，他见我停下回头继续道：「我九岁时母妃没了，那时候年纪小，长安担心我，便带我到这住了一段时间。」

赵子钦拉着我往府里走去，轻车熟路地穿过各个回廊，一面走一面回忆，「他只比我大一岁，却总当自己是大人，但又能事无巨细地照顾我，尤其是在南华府的日子里，他想尽办法逗我开心，生怕我想不开，可他哪知道，九岁我就想明白了许多事。」

他说到这时，我们恰好走到了一间屋子前，门大敞着，入眼的就是满架子的书，一本挨着一本，就连屋子里都满是书墨的气息，赵子钦松开我的手，径直走到书架前，随手取下一本翻阅起来，我也跟着进屋，先是扫视一圈没见到赵景煜的小身影

后，才凑到他跟前，脚都还没站稳，又听见赵子钦道：「这些都是他读过的书，他虽身子不好但胜在勤奋，兵法国论一样不落，我原以为他只是爱读书，可在见到这一面的书墙后，我忽然明白了……」

「他在意皇位，胜过一切。」

赵子钦合上书，递到我的手中，我低头一看是本策论，被翻阅得破旧不堪，可见长安有多刻苦。

「只可惜……」他不受皇帝宠爱，亦没活过十六岁。

我将书塞回书架上，将赵子钦拉出这间屋子，以免他再触景生情。

还没走出多远呢，我远远就看见赵景煜摇着拨浪鼓往我这蹦，小孩子眼睛亮，我还没喊出他名字，就听见赵景煜先喊了出来。

「爹，娘！」声音洪亮得不行。

我眼泪差点就落下来，来时我还在担心他会不会怪我把他丢下了，又怕他觉得我不守承诺，从此不再亲近我，可一切担忧在听到他喊的那一声后全数消失。

我张开怀抱蹲下身，还没蹲稳就被他撞了个满怀，身子不受控地往后一倒，幸好有赵子钦在一边扶着，才没摔到地上。

也许是太过想念了，赵景煜一扑进我的怀里就哇哇大哭起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嘴里的话也含糊不清，我仔细听着最后才

分辨出他说的什么话。

他说：「娘，怎么现在才来接小煜啊！」

我吸着鼻子，眼睛雾蒙蒙一片，柔声向他道歉：「是娘不对，娘不该把你丢下的，小煜能不能原谅娘这次？往后娘绝不会丢下你的。」

未曾想，赵景煜哭得更凶了，小身子一颤一颤的，简直要把我的心哭碎了，我拍拍他的背，安抚道：「不哭不哭，娘知错了。」

赵景煜这才抽噎着，小脑袋凑近我的耳边，极为可怜地乞求道：「娘，不要丢下小煜！」

我连忙点头，「不会了，绝对不会了。」

「娘要说话算数，不然小煜就不要你了。」他如是说道，又将我抱得更紧了，可我心里却是一惊，害怕的事似乎还是发生了，若是以往与他做了约定，必定要勾手指为证，但这次他却没有再勾起我的手指。

我松开他，试图主动与他约定，在他面前伸出小指，「不跟娘拉钩为证啦？」

赵景煜抹了一把眼泪，看看我又看看我的手，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了手指与我勾勾手，我承诺他往后不撒下他，也不会把属于他的爱分给别人。

他那张哭得皱成一团的脸终于展开笑颜来，随后又扑进赵子钦的身上，撒着娇说：「爹，要抱抱，娘肚子里有宝宝不能抱小煜。」

赵子钦一把将他搂到肩上，笑道：「小煜真乖，会体谅娘了。」

我缓缓起身，十分乖顺地站在赵子钦身边，实在心虚的得，有孕这事吧，我一直没写信告诉赵子钦，原本打听他再过一个月就回来了，便想给他一个惊喜，谁知道诚王造反，赵子钦提前回来了，我又被皇后的事惹得心神不安，差点都忘了自己还怀着身孕。

「我有身孕了，这事一直没和你说……」我向他解释，可还没说几句就看见赵子钦笑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

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

「你打哪知道的？」

「全府上下哪个不是我的人，我要想知道点什么，都不用你张嘴。」赵子钦笑道，腾出一只手直接在我额头上弹了一个脑壳蹦，疼得我直叫唤。

「疼！」

「就是让你长记性，往后无论什么遇上事，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」

我猜他早把我这段时间遭遇的事都摸得一清二楚了，也许是心疼我独自面对一切，怕我受委屈，才如此「警告」我。

我心里是乐滋滋的，但脸上却佯装不乐意地瘪瘪嘴，回道：
「知道了。」

赵子钦再次牵起我的手，面上是如沐春风般的笑容，用极其温柔的声音说：「真乖！」

三十九

诚王也死了。

尸首被抬出来时，全身溃烂流脓，面容可怖，听说朝臣上奏欲将他凌迟处死，但皇帝念在兄弟一场，只是赐了他毒酒一杯。

我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正在喝又黑又苦的保胎药，经过这场变故，我受了惊，太医说得好生休养。

「那他的妻女该如何处置？」我问身旁传消息的侍从，捏着鼻子一口将药灌下肚。

「皇上下令将她们流放，永世不得回京。」侍从接过我递给他的空碗，感慨道，「从前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，这往后可怎么过下去……」

过去我与诚王妃交集不多，出了这样的事，我也生不出多少怜悯来，倒是想起了另一个人——李思思。

她为何惨死，到如今都没有个结果，好像整个太子府里的人都把她遗忘了，唯独我仍放不下，现在是该有个真相了。

我让人喊来李侍卫，想让他再回忆回忆当时的情景，我不信没有一点蹊跷之处。

很快，李侍卫来了，而赵子钦也一同回来了。

「听说你想查李思思的案子？」赵子钦倚着我坐下，一手揽住我，轻抚着我微微隆起的肚子闷声道，「她被送进太子府的那一刻起，命就握在了诚王的手上，诚王逼宫是迟早的事，可逼宫需要一个理由，李思思便是他的不二选择，义女惨死太子府这个由头最好不过了。」

我伸手盖着他的手背上，一字一句向他问出心里所有疑惑：

「所以是诚王害的？可李思思是死在太子府里，诚王纵然野心再大，这手总伸不到你身边吧？难不成府里有细作？」

话刚落，我明显察觉到轻抚的动作一顿，也许是被我猜中了，又或许是其他原因，只见他迟迟不肯开口，我有些着急了，正欲催他解释，隔着一幕珠帘的李侍卫却替他开口了。

李侍卫先是扑通一跪，紧接着额头扣在地上，发出一声轻响，颇有请罪的架势，我还觉得奇怪，他最近也没做什么错事，怎么突然跪倒？忽然间，我心里浮现出一个答案，一个我从未想过的答案。

我瞪大双眼，提着心望向珠帘外影影绰绰的身姿，只听他缓缓道：「回太子妃，李姑娘之死是……在下所为。」

他后面还在同我解释，可根本再没这个必要，因为我彻头彻尾地明白了，太子府没有细作，李思思的死也并非诚王所害，我原以为架着太子府的那把刀会是诚王挥来的，却不想是身边人所为。李侍卫既然敢下手，便断然得人准允，当时赵子钦又不在府上，想来只有一人能有这般权力——皇帝。

忽然，我忆起在明华宫与诚王对峙那日，我向皇帝恳求亲自处理李思思后事时，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，我曾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，现在想来或许那时皇帝早已算计好，借李思思之死挑起诚王欲念，逼宫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「这事你也早知道了？」我问他，其实问与不问没什么区别，倘若他不知道，又怎会及时赶到擒获诚王，只是我心里有东西硌着，不说出来实在难受，「她其实不坏，虽说总是假借送吃食接近我，但处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她并未害我，左右不过是旁敲侧击打听你的消息，给诚王做个眼线，后来人突然没了，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……」

我嘴笨，心里一乱说起话来总是没头没尾的，可憋得久了就再也忍不住，继续道：「你说，她如果没有遇见诚王，没有卷进这一切，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」

「我也不是大圣人，明白皇位之争少不了要踩着尸首上去，宫变那天死了那么多人，他们与李思思又有什么两样？」

「赵子钦，我不想将来我们孩子也会变成如此。」变得残酷无情，变得嗜权如命，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。

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腹中的孩子尚未出世，而赵景煜也才四岁，只要我好好教导他们，争权夺位，绝不能在他们之间重现。

赵子钦大概看出我想明白了一切，蓦地起身，整个人蹲到我面前，头轻轻贴上我的小腹，低语道：「你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绝不让祸事重现，这其中的滋味我尝过一遍，断然不会叫他们再受一遍。」

我伸手搭上他的额间，小心整理着碎发，其实他不说我也信他，但能听见如此承诺，心中的不安顿时烟消云散。

他额前长了些细软的新发，乖乖贴在两鬓，乌如墨般漂亮，可赵子钦微微一动，我便瞧见其中隐隐约约的一丝白，小心拨开乌发，赫然拉起那根与他年纪不符的银发，再用力一拽，赵子钦微怔，却什么也没问，缓缓阖上眼，似乎累了。

我悄悄将白发缠在手指上，后又抬起手于烛光下仔细看着那根白发，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「成亲前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」

赵子钦忽然浑身绷紧，却不言一发，良久过后，他才用耳朵轻轻摩挲着我的肚子，笑道：「他动了。」

我被他突如其来的笑吓了一跳，不明所以地看着他，他不敢抬眼看我，但这更印证了我的话，我与赵子钦的初识绝不是在成亲当日，可我偏偏想不起从前在哪见过。

或许我该继续追问下去，但一瞧见他乐呵呵的模样，还是没问下去，而是傻乎乎地顺着他的话转了话题，「谁？谁动了？」

他立马将我的手往肚子上贴，整个人乐得不行，「我儿子！」

「……」

我觉得他误会了，怀了孕的我特别容易饿，他以为的胎动估计是我肚子饿了缘故，但我也没打算拆穿，也不忍心看到孩子他爹失落，于是陪他干笑，「你儿子还挺好动。」

四十

皇后的丧事是偷偷办的。

因为罪后之身，不宜大操大办，原本连这场仪式都不该有，是皇帝悄悄召我进宫，特地嘱咐我操办她的后事。

他说：「她虽做了错事，但归根结底错源于朕，她跟了朕这么些年，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，朕不想她连死都没个归处。」

皇帝说的这些话，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必要，但还是答应了他，这绝不是帮皇帝忏悔，仅仅是因为皇后曾经对我还不错，又或许同为女人，有时候真的能感同身受，在知晓一切缘由后，我有那么一刻真真切切地心疼她。

我回府和赵子钦说了这件事，其实在回府路上我犹豫了很久，毕竟他生母德妃被皇后害死，若让他去给皇后吊唁，岂不是往他的心上捅一刀。

后来同他讲时，我愣是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讲明白，但赵子钦很快就理会了我话里的意思，我原以为他会生气，可赵子钦脸上平平淡淡的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就当我想着要不向皇帝回绝这份差事时，他缓缓道：「我也叫过她一声母后，给她送终就当是让长安安心了。」

他与长安之间的情谊有多深，我原先并不明白，但我知道他与皇后之所以能平淡相处这么多年，全是为了长安，或许在他心里，始终是有愧于长安的。

我把丧事办在南华府，她那么爱长安，南华府算是她最好的归处了。

灵堂极为简单，一副棺木，再加两三个人，除了她生前的贴身侍女和公公外，就是我了。

赵子钦没来，我也没想过让他来，为皇后悼念这事由我来就够了。

由于害怕被公众知道，一切都办得小心翼翼，好在万事都顺利，为皇后做完所有事后，南华府的大门就此落锁，一把厚重的铜锁挂在朱门上，咔嗒一声便把所有过往都锁在这冷冷清秋里。

我直接回了太子府，这些日子被宫里的事烦得心乱，便想着早些回去与他安安心心吃顿好的，可脚刚踏进屋里，身子便被人从侧边打横抱起，把我吓得直叫唤，可想也不用想，我就知道是谁。

「赵子钦你干什么！！」

「多久没抱过你了，让我抱抱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嗯，重了。」

我大手一挥直接拍上他的脑袋，「老娘怀着呢，两个人的分量能不重吗？」

赵子钦听得直乐，嘴都合不上，走到床边将我小心放下来，双手撑在我的两侧，整个人缓缓凑近，一双眼弯得不成样子，直勾勾盯着我，笑道：「还不够重，我还得加把劲，把你娘俩养得白白胖胖才好。」

我摸摸小腹，扁起嘴不满道：「合着是看在孩子的分上，才这么伺候我。」

「怎么还吃起孩子的醋？」他腾出一只手捏捏我的肉脸，无奈笑道，「无论有没有孩子，我都把你放在心尖上，这辈子是，下辈子也是。」

赵子钦说完，大概觉得光说还不够，紧接着那张俊脸压下来，唇贴着唇，直接将我亲懵了。

唇舌交缠，呼吸很快就变得又粗又沉，我险些快喘不过气来，直接伸手推他，他倒是亲得忘我，任凭我怎么推都不起来，直到我拿拳头揍他，他才老实起来，躺到我身边，一手抚上我的

小腹，喘气道：「你说当初洞房花烛夜我若没醉晕过去，咱俩的孩子早就能说能跑了。」

我没想到他会提起这事，又回想起那天的场景，他喝得醉醺醺，进屋抱着我直喊媳妇，还说了些不着调的话，可没说几句就昏睡过去，现在想想实在有趣，于是我笑话他，「别人是和媳妇洞房，你呢，是和酒洞的房。」

赵子钦一听也来劲了，「你可不知道你爹有多不放心我，他生怕你嫁过来会受委屈，拉着我嘱咐了好多话，那酒当然也少不了。」

他一提起我爹我就想我爹了，不和他贫嘴，侧过身认认真真地问他：「边疆的战事如何了？我爹什么时候能回来？」

赵子钦摸摸我的脑袋，安抚我，「快了，不出一个月就能回城。」

我这才放下心，可看着他瘦了一圈的脸，又想到他在外面受了不少苦，心里不免有些心疼他，我正打算改改自己的脾气，对他温柔些，结果赵子钦一句话又把我惹得满面通红，甚至羞得想找地遁进去。

「再给我亲亲，太医说不能行房事，那我过过嘴瘾总行吧！」

我下意识地一巴掌过去，最后却还是乖乖给他亲了，由着他去，就当是他憋坏了发泄一下，毕竟如狼似虎的，也不单是他一个。

四十一

老皇帝的身子越来越差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人就走不动路了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眼睛半睁半闭着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胡话。

我挺着大肚子没法照顾皇帝，只是偶尔进宫陪陪他，同他说话解解闷。

这几天皇帝越来越糊涂了，昨日把我认成皇后，今日又把我认成德妃，我告诉他我是宋鸢，他的儿媳，起初他还愣住，仔细端详了我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是谁，可现在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他都不相信，认定了我是德妃。

我觉得得叫太医来一趟，瞧这情况并不太乐观，往后还剩多少时日，总得说个清楚。

「朕瞧你这肚子，估计是个大胖小子。」皇帝那双浑浊的眼直盯着我的肚子，面上的淡淡笑意一直未减，「儿子好，长安往后读书习武也有个伴。」

我反问他：「万一是个女儿呢？」

皇帝咯咯笑了起来，「女儿也好，长得像你就行，可不能像我这副糟样子。」

我明白他这是又把我当成德妃了，一想到皇后和长安的旧事，我耐不住性子，「那父皇可不能偏心，两个儿子一样对待才好。」

却没料到，我这一句顿时让皇帝混沌的神志清醒过来，他颤巍巍地指着，惊愕道：「德妃呢？朕方才还和她说话，怎么一下就不见了？」

我缓缓起身，将他的手塞进被子里，仔细掖好四角，小声安抚他，「父皇，这里一直都是我，您刚刚说梦话，定是在梦里见到她了。」

皇帝却不信，扯着嗓子非要召见德妃，我几番安抚无果，正不知该怎么办时，赵子钦来了，身后还跟了好几个太医，各个均提着药箱鱼贯而入。

「父皇嚷着要见德妃，我如何劝都听不进去。」我回望皇帝一眼，看到他不再大喊大叫，而是张着嘴又轻又缓的念出德妃的名字，终于缓了口气。

赵子钦牵着我走到一旁，将我安置在软椅上，后又示意太医们上前诊脉，眼看着太医纷纷围在床前，他这才对我缓缓道：

「父皇时日无多了……」

我也看得出来，老皇帝是扛不住多少日子了，虽说人固有一死，但到这种时刻，为儿为女的心里终归不好受，即便赵子钦面上看起来淡定非常，但我知道，他心里早已忧心不行。

他刚从外面踏进来，一身的寒气，连带着五指都发冷，我什么话也没说，握紧他的手，牢牢不放。

太医很快就出来了，将商讨后的方子递到赵子钦手里过目后，悉数跪倒在地，我惊愕一番，却也能料到是什么样的结果了。

太医说老皇帝的身子已是油尽灯枯，赵子钦手中的方子虽是吊命的汤药，但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，换言之，就是我们得准备后事了。

我再也坐不住，回到老皇帝身边，此时他的声音已低得不能再低，我必须凑到他嘴巴才能听清他在啜嚅什么。

他说：「长安啊……」

皇帝就这么一遍遍地重复，赵子钦坐到身边来，握起皇帝粗粝的手，也一遍遍地喊他父皇。

很快宫里所有嫔妃都赶了过来，全数涌进明华宫内，纷纷跪倒在地，珠钗坠饰撞击在一起发出极为清脆的声音，可紧随而至的就是一阵哭咽，以往唱曲时婉转动听的嗓子，如今哭起来骇人得很，把我的心搅得乱七八糟。

我起身想将她们赶出去，却被赵子钦一把拦住，他颀长的身子挡在我身前，望了皇帝一眼后对我道：「你陪陪父皇。」

赵子钦丢下这句话转身便走，顺带将内室的门带上，那糟心的哭声顿时轻了许多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却见皇帝忽然手舞足蹈起来，似乎看见了什么害怕的东西，直喊道：「朕错了，你别留朕一个人……」

我被吓坏了，来不及思索他说的是谁，只顾着安抚他，连忙拍拍他的胸口，让他顺顺气，「父皇！」

他再次清醒了一些，木讷地看着我，涣散的双目蒙上一层水汽，轻轻呜咽着对我说：「她不肯原谅朕啊！」

我大约是明白了，方才估计是看到皇后了，我想告诉他，皇后不会原谅你的，但面对即将离世的老人我说不出口，只是轻轻抚顺他的气，再把侍从端来的药汤一点点喂进他的口中。

待皇帝沉沉睡去时，夜已沉，我走出明华宫，寒意直面扑来，身子禁不住战栗起来。赵子钦蹲坐在宫门前，抬头望着天上蒙蒙亮的月，我与他坐在一起，头靠在他肩上，疲乏的身子顿时舒缓了许多。

我问他：「想什么呢？」

「想我娘了。」

我虽未能见过德妃，但也曾在赵子钦的书房里见过她的画像，螭首蛾眉，温婉端庄，「她一定是个特别温柔的女子吧！」

赵子钦噤声，垂首看着地上淡淡的月影，良久才道：「她的温柔从来都给了父皇，留给我的只剩严厉苛责，打从我出生起，她便盼着我坐上太子之位，读书习武样样都得让她满意，否则便要挨手板子，有次我和长安玩疯了，躲在一处假山里不肯回去，后来她提着灯找来时，脸色沉如青石，我还未反应过来，她就当着长安的面用灯柄直接抽到我身上，一面哭一面打，直到长安扑到我身上，她才停下来。」

我安安静静听他说，身子靠他更近了。

「那时候年纪小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也想过她为什么不能像皇后对长安那样，温声细语地对我，后来等我想明白了，她却走了，把爱恨全都带走，独留我一个人在这皇宫里……」

「我娘和长安都走了，我怕父皇也……」他说到这顿住，我听得出，他是哽咽得说不出话了。

我直起身子，站到他面前，微微俯下身捧起他的脸，一字一句道：「你有我，还有未出世的孩子，还有赵景煜，爱你的人还在，也永不消失。」

宫门边立着两盏宫灯，昏黄的光映在他的脸上，我看见他微微蹙眉，朦胧的眼流出两行清泪，顿时鼻尖一阵酸涩，吃力地倾身拥住他，唇齿贴在他耳畔边，一切都至诚至意，「赵子钦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」

他的脊背顿时发颤，闷声呜咽着，可很快他便恢复如常，大概也是怕我弯腰累着，立马起身牵着我回到明华宫。

踏进去前，他停下脚步，转头看着我，被泪浸润过的眼泛着光，勾住我的心，他说：「这辈子，我有你真是何其有幸。」

四十二

正月初六，皇帝驾崩了。

新年伊始，丧钟再次敲响，沉闷的钟声将所有悲恸全数敲了出来。

先皇的妃嫔整日以泪洗面，原因不为别的，照礼制，有些妃嫔将直接送进庙里终老一生，有些则为先皇守陵一辈子，她们其中一部分人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去处，先皇走后没多久便一个接一个地自尽。

我已然是皇后，后宫之事霎时间全数交至我手中，谁知一接手就遇上这些事，丧的丧走的走，我心里实在没法舒坦，好在赵子钦体谅我，将我的活全揽了过去。新帝手头的事本就又多又杂，他都自顾不暇了还要处理后宫之事，我心疼他，却又帮不上什么忙，左想右想，只能怪自己没用。

这段日子肚子大得已经走不了多少路了，宫里的嬷嬷告诉我还是得多走动，这样生孩子的时候才不会受太多苦，听她如此说我也不敢犯懒，于是日日都走去赵子钦那，陪他说说话或者给他翻翻折子。

他一做起事来认真得很，有时候甚至能把我忘了，今日也是如此。

我见他全神贯注，不忍心打搅他，便打算自己悄悄溜出去，四处溜达溜达。

可我一脚刚踏出，赵子钦的声音就在背后响起。

「去哪呢？」

我回身，笑着回他，「我四处走走，这里闷得慌。」

「我陪你。」赵子钦搁笔，站起身扭扭脖子，「这些奏折我也批累了，咱们一块散散心。」

我是很乐意的，有人陪着还不好吗？何况这个人还是赵子钦，于是乐呵呵地凑到他身边，刚想牵住他的手，他倒快，一伸手直接搂住我粗壮的腰肢，动作极其轻柔，生怕把我弄疼了。

「搂紧些。」我佯装不满地用手肘捅了他腰腹一下，低声嘟囔道，「嬷嬷说了，越到紧要时候越要小心。」

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娇气了，身子虽然笨重，但行动尚且自如，只是临近生产，心里害怕了，什么血崩难产之类的字眼最近老出现在脑子里，怎么甩都甩不掉，浑身喘不过气来，又不敢将这些话告诉赵子钦，平白给他添忧。

于是只好换种方式来得我所需要的慰藉，比如这种明里暗里的撒娇。

赵子钦特别听话，将我搂紧了，满眼笑意，温声道：「是，小心些好。」

「你觉得是儿子还是女儿？」他突然问了我一句。

赵子钦一直以来都称我肚子里的是儿子，今日却突然这么问我，把我给问懵了，后来我想了想，都说酸儿辣女，自打怀孕起我就爱吃辣，除了点心茶水，其余的吃食都得放些辣子才觉得香，于是说：「女儿吧！」

他笑了，望着我点点头说：「女儿好。」

我问他好在哪，他说：「女儿贴心，亦不会争抢……」他说到这顿住，低下头目光落在我的肚子上，继续道，「凡是你我的孩子，无论男女都好。」

我一手搭上他置于我腰间的手，又歪着脑袋看他，打趣他道：「那和我比谁好？」

赵子钦被我逗得笑出声，一个指头戳到我的额头上，无奈道：「你这当娘的还要和孩子比？」

「我就问问。」

「你好，你最好，你天下第一好。」

「真敷衍。」

「我天天伺候你睡觉，还对你不够好？」

「那才哪到哪呢！」

御园里的花开了，粉白的桃花占了大片景色，赵子钦说今年花开得格外早，大概是为了迎接肚子里的孩子出世。

他说着就要去折一朵下来，幸好被我制止了，「既是如此，别坏了它的好意。」

花的美色是护住了，哪想我们二人的静谧时光却被人破坏了。

「娘！娘！」

一道稚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我一听便觉不好，与赵子钦深深对视一眼，随后听见他沉沉叹了口气，「来得真不是时候。」

我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，也附和道：「防不胜防。」

结果刚转身，圆滚滚的赵景煜就抱上了我的大腿，也不知怎么他特别高兴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，「娘，我在爹的书房里发现一样东西！」

「哦，什么东西呀？」

我以为小家伙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玩意，结果等他高举起手来，我定睛一看，不过是条陈旧的红色头巾，这巾子很常见，无论男女手里或许都会有一条，也不知他高兴些什么。

谁知下一秒，那块头巾竟被赵子钦一把抢了去，我正觉奇怪，刚想转头说他几句，嚯，有趣的一幕发生了。

赵子钦满脸涨红，眼神飘忽，根本不敢看我，不用想都知道，这头巾有问题。

我先不盘问赵子钦，而是将赵景煜发现这头巾的来龙去脉梳理一遍后，才揪着赵子钦的耳朵往回走。

「东西藏得很好啊，听小煜说藏在书柜后的暗格里，这么宝贝，是哪位姑娘的信物啊？」从他夺走头巾那一刻起，直觉就告诉我一定和女人有关系。

赵子钦还不打算交代，说话支支吾吾的，我瞧着气上心头，声音都准备拔高了，突然转念一想，这事吧还是得换种方式来，

于是我扶着腰晃着步子往躺椅走去，悠悠说道：「你别怕，我也不是生气，年轻气盛的时候谁没个心上人呢？我只是觉得，夫妻之间不该有所隐瞒，我们又不是孩子，这种事大大方方讲出来就是。」

他死死攥着那条头巾，我就死死盯着，简直要盯出个洞来了，但面上还是装作风轻云淡，并且好奇道：「到底是哪位姑娘啊？能让皇上挂念这么多年？」

赵子钦搬来张椅子在我跟前坐下，身子前倾，整个人都要贴到我面前了，忽然露出一抹狡黠的笑意，「挂念了六年，本来想一直藏着不让你知道的，但看到你吃醋，心里有点点爽快，今日便告诉你。」

他说完拉过我的手，将长长的布条缓缓缠在我的手腕上，极为小心，极为认真，期间还不时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没有一丝一毫对我的愧疚。

我气不过，不想再理会他，就连这个醋也不想再吃了，直接收回手，却不料被他钳制住，他拽得十分紧，看我的眼神忽然变得无奈，微微皱眉道：「还没想起来？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迷惑了。

赵子钦见我一脸认真，欲言又止，随后叹了口气道：「六年前，你装成士卒混进兵营的事，不记得了？」

六年前，闹兵营，这六个字唤醒了我沉寂许久的记忆。

那年我才十四，正是疯玩的年纪，不爱琴棋不爱书画，但碍于我爹宋将军的逼压，不得不每日听着无聊透顶的诗词歌赋。

终于在一日，我躲开将军府上的一众眼线，逃课了。

然后出于反叛的心态，我溜进兵营，打算给宋将军一个天大的惊喜。于是我卸下头饰，换上兵服，将头发高高挽起，偷摸混进训练中，但由于在一众彪形大汉中体型极为娇小，且训练浑水摸鱼，很快我就被发现了。结果人还没站定，就被为首的教头揪了出来，他二话不说让人将我押送到我爹那去。

只不过走到一半我就跑了，因为我听到他们说爹这两日心情不好，脾气大得很。我爹发起脾气来是什么模样，我清楚得很，能躲则躲，能滚则滚，于是我当机立断，走乃上计。

我越快跑越快，奈何押送我的小兵是个犟死理的，极其负责任，见我跑了，非要把我抓回来不可，被逼无奈下，我只能拼了命地跑，结果一不留神身子直冲冲撞到一人，也是这时束发的头巾散开落在了地上，我着急忙慌的，也未曾注意是谁，道了声歉后抬脚继续跑，同时不忘对着那追我的小兵喊：「你别追了！我快跑断腿了！」

可待我回头，只见那小兵早已被人拦下，我这才放缓步子喘了口气，也不知那位兄台是何人，竟如此仗义，那我再慌不择路也得冲他道声谢，谁料刚停下步子，便看见他弯腰捡起我的头巾，复又转头望了我一眼。

他逆着光，身后是大片红霞，金色余晖将他笼罩其中，远远瞧着，虽看不太清楚模样，但我却看到他弯腰捡起头巾，继而将

它缓缓缠绕在自己的腕上，那动作又轻又柔，缠完了还不忘与我招手，像是提醒我东西掉了。

「宋鸢！你给我站住！」

突然，一道浑厚且带着丝怒意的声音于背后响起。

这声音不用想都知道是谁，肯定是那教头跑去给我爹通风报信了。

我连头都不敢转，抬脚准备往原路跑，结果脚还没踏出去，衣领便被我爹拎了起来。

顿时，我预感不料，虽身处危险之中，但也怕那人会因我而受到责问，脑光一灵，扯起嗓子对他喊道：「快跑啊！」

那人身影忽然一怔，片刻都未曾动作，我以为他是听不懂话，刚想再喊一次，下一秒，我爹便粗鲁地堵住我的嘴，估计觉得我给他丢脸了，还冲那人客客气气地道一声：「小女不懂事让您见笑了。」

接下来，我直接被我爹领进他的营房中，然后一记扫腿我便堪堪跪在地上，极为乖巧地听他责骂，那唾沫都快喷我脸上了。

其实我根本没听进去，脑子里正为下次入兵营做打算，可才萌生这个念头，我爹便狠狠将它掐断了。

「明日起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家中，不许踏出家门一步！」

好家伙，我的好日子在那天便算到头了。

当年事回忆到此，我看着赵子钦瞪圆了眼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「那个人就是你？」

赵子钦耸耸肩，似乎对我的反应一点也不意外，又道：「那时我正跟着宋将军学排兵点将，恰好那日我刚从营帐里出来，谁知就撞见一个慌慌张张的小兵，唇红齿白，还散了一头青丝。」

他忽然靠近我，鼻子贴鼻子，眼睛对眼睛，我忽然油生一种错觉，赵子钦娶我或许不单是为了权，更是为了，我这个人。

想到这，我的脸倏地涨红，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，「没想到你心计这般深，那时我才几岁，你就打上我的主意了？」

他笑了，澄澈的双眼好像冒出星星似的亮起来，动情地说：「是，我可是图谋已久的。」

四十三

我越来越缠着他，恨不得整日都待在他宫里。

不为别的，就想问问他当初怎么就一眼动心的，面对这种话题，我想没有谁不好奇的，奈何他的嘴像是被糨糊黏住了，死活都撬不开。

我急了，跟他耍起小脾气，可他不吃这一套，还说：「动心就动心了，哪那么多为什么！」

说了这句还不够，都不等我回嘴，急忙又道：「我还想问问你，当年军营初见的事，你居然一点都不记得？」

「……」

话题怎么一下转我身上来了，不过我还真反驳不了，记性不好是我最大的毛病，尤其是打有孕起，记性就更比不得从前了，明明前一刻还在说的事转头就忘，就像现在我又忘了差人把柳家小女儿柳舒兰接进宫里。赵景煜和我求了好几次，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，说自己如何如何想她，毫不掩饰地向我诉说他的相思苦，在他几番软磨硬泡下，我同意了，但接连两天都把这事给忘了，今天要是再不接进来，他准得跟我大闹一场。

我也不跟赵子钦耍嘴皮子了，趁他不注意溜到边上，悄声让侍女去接柳舒兰。这事是万万不能让赵子钦听到的，若被他知道，赵景煜少不了又得挨一顿骂。

可这人吧，有时越掩饰反而越明显，我偷偷摸摸的样子早被他瞧见了，他也不着急问，等侍女离开后才悠悠开口：「背着我做什么了？」

我反应慢，被他这么一问，支支吾吾地，说不出个什么来。

赵子钦目光向我一瞥，视线从上而下扫视个遍，搁下笔，转头就对身边的侍卫吩咐道：「把那臭小子给我抓过来。」

「唉，」我一听不对，赶紧迈着八字步挡到侍卫面前，「干什么？你别想找小煜的麻烦。」

赵子钦也不忙活了，身子往后一靠，双手抱胸好整以暇地望着我，「每回你背着我做事哪次不是为了那小子？你若不说，我便亲自去将他逮来，一五一十问个清楚。」

他以为凭几句话就能唬住我，可我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让人搬来椅子就坐在殿中央，抬起头用下巴对着赵子钦说：「你也不用吓唬我，我们之间的事还没说清楚，你就别想找小煜的麻烦！」

赵子钦冷了脸，鼻子重重一哼，「你就宠吧！早晚给你宠坏了！」

说罢，也不再管我，又埋头批起奏折，那侍卫见我们二人吵了起来，左右不是，站在原地摸着脑袋，问：「那微臣是去还是不去？」

这种时候我和赵子钦就有莫名的默契，异口同声道：「滚蛋！」

「……」

侍卫立马提着刀连滚带爬地跑了。

殿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我左想右想觉得不对，挪着椅子坐到他身边，手伸到他的腰窝处，轻轻一戳，他怕痒，尤其是这个地方。

果然我这么一碰，他身子一扭，摠住我的手，严肃道：「别闹！」

我歪着头问他：「我问你，你既然早就算计上我了，那你怎么不说啊？害我之前误以为你有断袖之癖。」

他对算计一词很不满，微微皱眉，反驳道：「什么叫算计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那几次见面，你迟早也得嫁给我。」

我顺嘴追问：「你怎么这么肯定？万一我爹将我许给别家公子了呢？」

「宋将军膝下就你这么个女儿，若想保住宋家往后的荣耀，你就必须嫁给太子。」赵子钦停住，满脸认真，又说，「咱俩是注定要在一起的，老天爷想分都分不开。」

我记得赵子钦醉酒那次曾问过我，信缘分吗？当时他的答案是肯定的，现在看来，与其说信不信缘，倒不如说信不信彼此。

因为我始终觉得缘分是老天给的，但能不能守住还是得看彼此，毕竟这世上不缺痴情人，缺的是守情人。

四十四

阳春三月，我临盆了。

那日上午我正在御花园中闲逛，明明前一秒还与侍从们说笑，下一秒肚子就开始疼了，一阵又一阵，顿时吓得我胡乱叫喊起来。

跟在身后的侍从比我还慌乱，像只无头苍蝇乱窜，我只能忍着疼，让人把稳婆叫来，又派人去通知赵子钦，一顿折腾后才回到宫里。

赵子钦早朝都没上完，直接撇下群臣往我这奔来，我疼得头昏脑涨，一边流眼泪一边喊赵子钦，心里还怨他怎么还不来，直

到一只温热的掌心贴上我的脸颊，我才闭了嘴，朦胧间，我看见赵子钦一脸忧心地望着我，他轻轻拭去我的泪，又柔声安抚我，「我在这呢。」

我疼地说不出话，眼泪止不住地往外蹦，赵子钦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视线与我相对，我看得出他眼里的心疼，于是用力扯出一抹笑，虽然我知道一定不会好看，但就是想他安心些，「我只要看见你就不怕了。」

就这么一句话，声音却虚得听不见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见了，浑身的感知都被疼痛倾覆，只知道哭喊，似乎这样能减轻生产的苦痛。

稳婆不断喊我使劲，可到后面我真的没劲了，身下的被褥湿了大片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差点晕厥过去，赵子钦一直守在我身边，他怕我就这么睡过去，连连喊我的名字，我很想睁眼看他，但眼皮如千金沉，怎么也撑不开。

「生了！生了！」

稳婆的一句话，立马将我逐渐混沌的意识拉了回来，我费力地撑开眼皮，看见的一切都是模糊的，但我能听见一声声如浪潮般的啼哭，这哭声仿佛对我施了法，让原本流失的力气全数回来了来。

赵子钦蹲在我床边，攥着我的手紧紧不放，呆愣愣地望着我，良久都未曾开口。我费劲了大劲推了推他，轻声道：「发什么愣呢？看看孩子。」

谁知他仍旧一言不发，就连身子也未挪动一分，我想他大概高兴坏了，毕竟头一回真正当爹，一时间哪能反应过来。

稳婆用袄子将孩子裹好，小心翼翼地放到我身边，满面喜色，她说：「娘娘，是位皇子。」

听见稳婆说的话，我第一反应竟是那句酸儿辣女的话往后不能信，瞧，我爱吃辣子，最后却是生了个男孩，那话不可信。

我又一次打趣他，说：「这儿子怕是没有女儿贴心呢！」

赵子钦却安安静静的，什么反应也没有，就连我的玩笑话都没给半点回应，我见此心里有些不快了，也不想搭理他，视线一转便落在襁褓中的孩子上，也不知刚出生的孩子是不是都长一样，反正他长得真的不太好看，一张小脸皱巴巴，眼睛紧闭，哭得特别来劲。

我想摸摸他的小脸，可动了几下才发觉手还被赵子钦牢牢握着，我这才觉得奇怪，目光投向他，当视线在他脸上逐渐清明时，我心里顿时一紧，话全都堵在喉咙里，说不出也咽不下。

赵子钦一双眼红得不像样，就连那挺翘的鼻尖都泛着圈圈红晕，这副模样俨然是哭过的，我生产时哪注意得到他，现在看到，只觉得自己这辈子能遇上他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

赵子钦这时终于开口，声音又低又哑，他说：「都说女人生孩子就是过了一遍鬼门关，我如今才知道这是受了多大的罪，鸢儿，往后我绝不再让你受如此苦痛。」

至此，我终于明白，只要嫁对了人，爱与不爱那都是后话。

我伸手想摸摸他的脸，可刚生产完，实在没多余的力气抬手，他见状连忙凑上前，额头贴着我汗涔涔的脸。

明明是我生孩子，怎么到头来还得我来哄他，我试图让他轻快些，笑道：「你可是皇上，哭哭啼啼的叫人笑话。」

谁知我这么一说，他又开始掉眼泪，胸膛微微起伏着，对着我的耳朵轻轻说：「她们刚才问我，要是你……保皇子还是保你……我好怕，就连打仗都没这么怕过……」

他说得断断续续，磕磕绊绊，但我还是一字一句听明白了。

我告诉他：「你说过的，咱俩的缘分，是老天爷都分不开的。」

赵子钦闷声不语，可不过片刻，便哭出声来。

明明这么感人的画面，我却还在为他的颜面着想，他这么哭鼻子若是被人瞧见，明早指不定会传成什么样。

幸好，当我抬眼望向外面时，才发现此时殿中除我二人外，再无他人。

我吊着的一颗心终于彻底放下来，稍稍偏头，与他贴得更紧了些，而后用尽我一生最温柔的语气告诉他：「赵子钦，我爱你。」

他闻言，浑身一震，良久后，微微起身，那红肿的双眼尽显深情，如凝视珍宝般望着我，还说着世间最动情的话。

赵子钦说：「宋鸢，我亦爱你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